中华古籍保护

序

周易義序

周易口訣義六卷本名周易義史文徵所著也文徵名徵河南人宋人避御諱作證自河南田氏書目誤以為唐宰相魏文自公之書紹興中續編四庫書目亦因之至昭德晁氏始正其譌陳振孫謂三朝史志已載其書非五代人則唐季是已其人本末不可攷崇文總目謂史氏直抄正義略刪節以便講習故以

鄞 全祖望 紹裔

口訣名之今觀其書亦有不同于孔氏者如臨爻八月有凶正義主荀氏以為三陰之否文徽主何氏以為四陰之觀則崇文目所云亦未盡然也其談義理而略象數則王韓之家法耳唐人經學最草草見于史者不過數家易抵推蔡廣成一人廣成所注啟源十卷外義三卷明人一齋書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見其餘則陰洪道陸希聲柬卿助高定諸家恐皆無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輯三十六家之緒言在唐人說易為別派其餘則郭京卿璹之書然則文徽易義足備正義以後之一種不可聽其無傳也

五代則浦乾貫有易學亦談象數者總之關洛以前儒林寥略苟有傳者皆當存之以備時代不當苛論于其間爰抄其書而藏之且為之序其端

甘棠正義序

甘棠正義者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之易疏也其書凡三十卷孔氏正義以為蓋本推演其說崇文總目尚載之則宋時其書未亡故樂平馬氏亦述焉明以後無復傳是書者而忽有唐長孫無忌等周義要義其書凡十八卷第一卷分上中下第二卷至第七卷分上下共為十卷其編首備載永徽四年

所上表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以下二十四人連名
署進謂六經正義頴達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
綸更令刊定臣等上稟宸旨旁摭群書謹以上聞按
唐藝文志及儒學傳正義之作凡四條而始成其初
則頴達暨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同撰定藝文志作
李子雲
王德韶
其後駁正者則馬嘉運趙乾協蘇德庸覆審
者則趙宏智藝文志有隨德素王士雄卒刊定于無忌等二十四
人而後頒行是無忌之刊定此書誠有之然頒行在
刊定之後則其書即今學宮所具者非別有一種也
故崇文總目云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太尉長孫無忌
與諸儒刊定則未嘗改名要義也吾取其書讀之則
更異焉據云以其未周故有旁摭則必多出于孔氏
之外者乃今以學宮之本校之今本不及略例而是
本附以畧例之注一卷又每卦注以宮世數為今本
之所無今本不載字者而是本有音其不同者不過
尒尒然今本聯絡貫穿皆依卦爻為次而是本則草
草分條似反屬未定之稿今本每卦下一爻必有數
語而是本或竟無之今本所言反詳而是本轉畧則
今本出于是本或增而或刪乃謂是本在今本之後
謬矣故吾斷以為是即任氏甘棠正義而孔氏之所

自出後人不知妄為長孫無忌箋表改易其名離合其卷帙以欺後世而不知其原委之歷然可攷也隋以前江南易疏十餘家今更無存任氏所作雖已備見孔氏書中然要其故物不可不加珍惜而略例注一卷遠出邢璹之前尤可貴也秀水朱檢討經義攷亦疑是書即孔本而不知為任氏但陝州大都督府之名蕭梁時所未有當更考之爰校其譌謬而別為之序

田氏學易蹊徑題詞

宋華亭田興齋在嘉定間嘗設講席于國學六館之士皆北面焉不知宋史何以不傳之于儒林也其所著學易蹊徑二十卷在吳文正公纂言中頗及之今始得見其書于都下宋人之言互體者梨洲抵舉漢上黃中二家今觀興齋之說又有出于二家之外其每卦一圖皆以正卦兼變卦而言而並取其正變之互嘗攷其所自出則吳興沈氏也沈氏謂睽三則下互為離其變則上互為兌即興齋之說也夫正卦之互在聖人取象或有時而用之若變卦之互非取象所及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不容兼正變而互之也或曰左氏陳敬仲筮詞風為天子土上山也杜元凱謂此觀之否正卦之三四五爻為艮變卦之二三四

爻亦為艮故曰山則固令正變之互言之矣興齋之所本者此耳予曰此筮法也筮法合正與變而占之則亦得兼正與變之互而象之當聖人作象詞但發揮是爻之象而已安得豫計其變而求合之將不勝其緒之紛矣易雖為卜筮而作然要自有節次也沈氏不過偶一及之其說尚未及以興齋則每卦列焉竟欲以之定互體之說竊以為未安若其餘甚有佳者嘉定以後經師如此不易得也

曹放齋詩說序

放齋曹先生粹中吾鄉定海人也字純老李莊簡公光之婿宣和六年沈晦榜進士釋褐黃州教授莊簡由吏部尚書忝豫機務秦氏勢正殷聞先生名欲見之先生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為首揆所容乎何不早去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壻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嗚呼先生矜然于姻婭之膴仕而潔身于十畝之閒不媿其婦翁且加以先機之哲焉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改修宋史者尚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于朝通守建寧不久乞身而歸贈侍讀深寧王氏解詩多

有取于先生之說如據太始天皇之策包羲網罟之
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以為詩本而瞻彼旱麓
以漢書地里志証之知為旱山四月秀葽以爾雅本
艸証之知為遠志又引齊詩以定采蘋草蟲之先後
其所引名言尚多有之而完書則意其不可得見矣
忽見永樂大典中有之乃抄而謀付之梓因念少時
之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為吾鄉詩學
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
之傳始至甫上則論吾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為首
座歟

荊公周禮新義題詞

三經新義盡出于荊公子元澤所述而荊公門人葉
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于荊公之筆蓋荊公生平
用功此書最深所自負以為致君堯舜者俱出于此
是因熙豐新法之淵源也故鄭重而為之蔡絛以為
政和秘閣所藏其書法斜風細雨定為荊公手蹟其
後閣學頒行之板為國子史業莆田黃隱所毀世間
流傳遂失僅見王氏訂義所引而已而明文淵閣書

目所有當猶屬政和底本顧世之人無從見今則無
矣相傳崑山徐尚書雕經解以千金購之不能得雍
正乙卯予于永樂大典中得之亟喜而抄焉會修三
禮予困語局中諸公令抄大典所有經解而荊公書
尤為眉目惜其地夏兩官已佚終不得其足本也荊
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言簡意核惟其牽纏于
字說者不無穿鑿是固荊公一生學術之秘不自知
其為累也蓋嘗統荊公之經學而言之易傳不在三
經之內說者謂荊公不愜意而置之然伊川獨令學
者習其書容齋記毛詩八月剝棗荊公一聞野老之
言輒改其說則亦非任情難挽者朱子于尚書推四
家荊公與焉且謂其不強作解事而禮記之方馬數
家稟荊公之意而為之者至今禮注中不能廢爾雅
成于陸氏而以其餘為埤雅既博且精彼其門人所
著尚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學官荊公
亦以其難解而置之而並無斷爛朝報之說見于和
靖語錄中所辨于觀宋志荊公嘗作左氏解二卷則
非不欲立明矣荊公又嘗與陳用之許允成解論孟
然則去其字說之支離而存其菁華所謂六藝不朽
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訾也而況是書大荊公所最屬

意者予荊公之書五官而已有鄭宗顏者采其說別注攷工記二卷今新義已缺其二而攷工尚有存者并附之

禮記輯注序

禮記之學莫如櫟齋衛氏之書為大倫其序有云世人之言惟恐其出于已吾之言惟恐其不出于人可為述古之名論也然其書綜羅極博而竟未嘗有所折衷意欲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其不得列于學宮者亦正以此櫟齋之後吾鄉黃文潔公始取其書釐而定之刪繁就簡最為有功文潔日抄諸經惟禮記為成書別號禮記集傳而世之人鮮知不能取以易東滙澤之陋學為可嘆也有明經術稍衰然說禮如南山叔陳陽彭山淩川輩皆卓然可傳而莫有纘衛黃之緒者吾鄉先生充宗湛于經學六經自箋疏而下皆有排纂三禮之書其成帙不一種禮記為最富三禮之書其成帙不一種本世間流傳頗少先生求之不可得會姚江黃徵君自山陰祁氏書閣見之遽售以歸踧踖急足告先生而中途為書賈竊去先生曰以吾所見未必較櫟齋為少乃自注疏暨陳馬方陸而下錯陳而貫穿之豪抄

摘抉裒然成編睨而或以其本至取而讐之則凡櫟
齋之所有者無不在後乎此者倍之而和齋斟酌審
異致同極之於繭絲牛毛之細直足過櫟齋而抗文
潔先生曰吾於是可以無憾矣先生之書其盛傳於
世者莫如學禮質疑蓋條禮經諸大節目前人聚訟
未次而詳為論定者也是書則以部帙之繁未有能
方窮老盡氣于帖括而未有極出于已者固無有出
于人者直因閒其能讀先生之書者恐亦有難其人
梓者予從其家借抄之徵君嘗謂學不患不博第患
不精充宗由博以致精故其書必傳雖然時風眾勢

也

春秋輯傳序

春秋筆削之旨如高山深谷不易窺探故有為三傳
之所不得而啖趙見之者有為啖趙之所不得而宋
元諸家迭相詰難而見之者甚矣夫會通之難也往
者姚江黃徵君以經學大師倡教浙東而之閒嘗欲
推廣房審權魯穜衛漫諸君之緒大修群經而首從
事于春秋先令其徒薈萃大略輯為叢目只篇首春
王正月一條草卷至五大策猶未足徵君笑曰得無
為秦延君之說尚書乎度難以成編而正萬充宗先

生者徵君之高第也不以為然退而獨任其事取其重複者去之繁蕪者刪之分別門戶芋區而瓜疇辑成二百四十卷一名為大火所燼徵君為之悵然時先生方纂禮記解既畢復重輯之而先生已病猶矻矻不勌至昭公而絕筆方易簀時顧左右而言曰吾魂魄中不了季武子立後一事髣髴劉原父權衡在目前也嗟乎士為科舉之學遺經長束高閣官羊市并總不識為何物先生竭膏肓之力繼之以死可謂志士也已故徵君為先生作哀辭擬之于宗汝霖之呼渡河先生之書卷帙既繁嘗令嗣子九沙編修撮其自得之言為學春秋隨筆四卷已行于世歲在己酉子從編修借抄全本歸安姚世鈺欲使予續成之予曰昔林少穎解尚書于洛而下未倫東萊補之自秦氏以逆泝焉至今兩家之書皆孤行而實合璧也顧予何人敢援東萊之例無已請以俟諸異日因即書以為序

高氏春秋義宗序

諸經箋故既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掇拾之周易則李鼎祚房審權尚書則林少穎詩則呂東萊戴岷隱禮則衛正叔周禮則王與之而春秋則吾鄉高端叔

也端叔為澧淵功臣瓊之後南渡後居四明家貧無書借之鄰家不暇盥櫛而讀之隣人憐焉遂書發其書使縱觀已而受學于沙隨程氏學日以博故其于周易于毛詩于論語皆有撰著而掇拾之富至三百餘家者春秋也為書百五十卷五上禮部而不第傳公伯成教郡以端叔為經師令學者從之先是高憲敏公息齋曾有春秋集注而端叔繼之故吾鄉稱為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也然端叔之書之情過于息齋自予治春秋以來求端叔之書不可得今年抄永樂大典得之為之驚喜雖頗有殘缺要為經苑中所當珍惜也嗚呼以端叔之經學如此而厄于青衫以老嘗觀劉源先生所記謂其先塋在萬竹山中學者因稱為萬竹先生然端叔實未嘗久居萬竹其居之大家為王氏而非端叔之學每端叔至萬竹王氏奉之甚嚴退而即嘆于無成惜其徒老以死豈知由今日觀之固有不以彼易此者乎端叔有茶甘甲乙稿其詩三千其文五百又作變離騷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曰感回波曰力陳曰危哀曰古誦曰繹思時以為宋人擬騷者勿逮而是時以詞賦取士詩亦非所尚故端叔之茶甘亦莫有取而嗜

之者嗚呼世之以禄位容貌見斥于人者豈獨楊子雲也哉端叔之後在明為陝西撫軍斗樞至今猶以讀書世其家

陳用之論語解序

荆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考之諸家著録中耿南仲龔原之易陸佃之尚書爾雅蔡卞之詩王昭禹鄭宗顔之周禮馬希孟方慤陸佃之禮記許允成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論語鮮有知者但見于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荆公嘗自解論語其子雱又行之而成于祥道長樂陳氏兄弟深于禮樂至今推之乃其得荆公之傳則獨在論語昭德謂紹聖以後場屋皆尊此書則固嘗頒之學宫矣或曰是書本出于道卿鄒公而託于祥道予謂道卿衛人也豈肯襲阮逸之所為哉諸家為荆公之學者多牽于字說祥道疵纇獨寡為可喜也況荆公父子之論語不傳而是書獨存亦已幸矣予抄是書蓋于天一閣范氏前此崑山徐尚書開雕宋儒諸箋詁其得之天一閣最富而是書不豫焉殆以其闕文誤字之多故置之予家居細為校讎稍復可通欲覓窮經家之有力者取荆公周禮新義王昭禹周禮解鄭宗顔攷工記注陸佃

爾雅深義暨是書合梓之以見熙豐之學之槩無使
蔡卞之詩獨行而未能也經師之作存于今者希矣
雖或不醇要當力為存之乃序以藏諸篋中

新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題調

唐石經在關中者一厄于韓建再厄于向撰三厄于
韓縝而當時之完本不可見金源以後累經修治迨
明嘉靖乙卯地震而元以前之補本亦不可見吾友
甘泉馬君巃谷昆弟得宋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以
為是希世之珍也亟為雕本以傳之予讀舊唐書頗
譏開成石本之無累顧當時寫官既不一容不能無
梵錯而張參唐元度之書則固有功于遺經者也向
嘗聞之顧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垞謂是二書自田敏
後無鏤板者以歎息於好事者之難以予攷之二書
之刊于田敏已非石本之舊洪容齋云晉開運末國
子祭酒田敏合二書為一編以攷正俗體譌謬深寧
王氏玉海亦云而要機廣干祿字書竟稱為田氏所
作則開運所定者乃二書之合編册府元龜仍分列
為二者非也陳直卿云九經字機一卷唐元度撰晉
開運中刻本近有作石經考異者疑其別為一書不
知此即田氏之定本直卿因其卷首但存唐字序文

遂誤以書屬元度正猶婁機之竟以屬諸田氏也田氏于五代時號為儒林其校石經用功尤久且勤然尚書檀改盤庚之文于爾雅不識石日及頗為經師所笑其于二書猶幸其無甚改竄板者嘲谷昆弟之為是舉不可謂非補經苑之憾矣（然則二書石本之舊蓋八百年無鏤

張司業于唐史無專傳及攷范傳正之言唐世士大夫祭祖先能崇古禮不用紙錢者祇顏魯公與司業二家則其卓然有得于經又可知也韓退之集稱司業為敦煌人亦言其有大名石經之末又載司業有孫自牧官毛詩博士能以家本攷助元度列名參校之次則經苑之能世其家者此皆足以補前人之遺也

重加五經字樣板本題詞

唐開成石經之末有張司業五經文字唐待詔九經字樣附勒于石暨晉開運中田敏酒合二書為一造成板本是為五經字樣及宋重和中又重修之顧其書不甚傳乾隆辛酉得見于杭之趙氏係宋刻為明文淵閣本吾友谷林之子誠夫摹抄之而疏開成石本之異同于其下前年揚之馬四徵士半查得宋搨

開成石本已雕之矣予乃亟令并刻此編而誠夫喜為難得之書令予題之按宋會要重和元年十一月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生翟栖筠奏王安石恭酌古今篆隸而為之說此造道之指南窮經之要術也然字形書畫纖悉委曲感有不易之體世之學者從俗就簡輕易偏旁傳習既殊漸先本真如期朔之類從月股肱之類從肉勝服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不有辨而今書者乃一之若此者不勝舉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似而不知正形甚可嘆也臣竊見國子監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所以辨証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而蔡許之學顧有未盡如是從日而從月從氏而從民謬戾甚眾願詔儒臣重加修定去其譌誤存其至當一以字說為主分文部類為新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可于是太學官集眾修之然則是書之作蓋荊公字說之嫡傳也予嘗謂荊公三經之頒學宮蓋已有勒石之漸而不果故嘗徵洛人王耆卿令篆字說耆卿祖擇之外孫也世受泰山孫氏之學辭以所業不同而止而晁說之作儒言引崔浩所作石經以諷及荊公歿而栖筠之為此編猶此志也從

來石經之舉必有小學之書以正文字故李陽冰在
天寶中欲寫石經則有說文字源開成則有張唐二
家廣政則有林罕說文字目而趙克繼豫于下京之
役亦有古文篆韵然則重和之舉其殆欲述荊公未
遂之志而卒不果耶荊公之字說予嘗得見之其中
蓋有卓然足以正前人之失者未可盡指為穿鑿故
哉近日藏書之富大江以北推馬氏大江以南推趙
氏故開成之舊刻重和之編駢聚于二家其亦學者
稽古之幸也夫

石經考異序

吾友杭君堇浦纂輯石經考異一卷蓋惜昭德晁氏
之書之佚而為亭林顧氏拾遺者也自六朝以迄今
古文之日剝日落不必水火盜賊蓋有坐消于風塵
俗吏之手如馮熙常伯夫之徒而一二好古儒者旁
皇委曲求之片文隻字間豈不重可悲夫其中尚有
與堇浦討論者竊嘗考熹平石經始于蔡邕諸公而
邯鄲淳修之正始石經亦出于淳而嵇康等祖之魚
豢魏儒宗傳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始掃除大

學灰炭補舊石碑之毀壞時淳方以博士給事中是
補正熹平隸字舊刻者淳也衛恒四體書勢謂魏初
傳古文者皆出于淳正始所立轉失淳法則淳于補
正熹平隸字之外別用壁中書寫一本為正始之祖
晉書趙至傳曰諸洛陽遊太學遇嵇康寫石經稽紹
亦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是即正始間事然則
邯鄲石經之上接熹平者是隋志以一字為魏刻之
誤所自也其下開正始者是范書以三字為漢刻之
誤所自也楊衒之江式所言大抵皆因此而錯況黃
初所補非僅舊碑之缺壞尚有增多于熹平之外者

隋書五代史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
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又引
七録一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毛詩六卷以較熹平
五經之目其增多者更出誰人之手然則邯鄲石經
之功亦詡矣若魏明帝刊典論事在太和四年隋志
亦稱為一字石經典論又屬黃初之後正始之前而
酈元謂六碑附于正始四十八枚之次不又舛歟至
南齊書魏佛貍于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
則不必以魏本紀不載為疑是時崔浩方領秘書與
高允等共譔國記陳留江强即江式祖以進所輯經史文

字授中書博士而著作令史閔湛葛諝浩諸取浩所
注易論語書詩頒之國中以易先儒箋故并勅浩浩
註禮傳又勸以浩國紀及五經並勒之石浩遂自鄴
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充用樹碑平城之郊壇東
方三百餘步用工三百萬其後國記既毀而石經亦
不卒業斯本紀所以不載而僅見之浩及高允傳然
觀浩奉詔書急就章而改窩漢彊為代彊以媚其主
則石經之為所改亂者亦必不可數計謂其能存古
文而傳墜學未必然矣葛浦之書所以發摘前人之
譌者衆矣如愚所言或亦附而存之以備考索之餘
則未必非負暄之一得也

序二

公是先生文抄序

鄞 全祖望 紹裔

予嘗謂文章不本於六經雖其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于機變權術至其虛矯恫喝之氣未流或一折而入于時文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于經者也而皆心折于公是先生蓋先生于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于心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

雄深雅健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
時先生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尚以不讀書
為所誚而歐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即以此忤歐
公今銘之墓志始知其不然也然聞先生垂歿戒其
弟公非先生毋得遽出吾文百年後當自有知之者
故其家藏遺集不肯輕以示人其後東萊水心始極
口稱之列之歐王之間先生之言似乎驗矣乃自元
以來文章之道日衰先生之文復東高閣而并其集
俱不完然則不特以經術為文之難即取經術之文
而知好之者亦難也先生春秋其傳于今者三種與
七經小傳皆盛行總集七十五卷明文淵閣已無足
本相傳常熟錢氏常有公是公非仲馮三集而燬于
火若吾鄉天一閣范氏江都葛氏崑山徐氏皆不過
有原集之十一後臨川李侍郎文穆堂本則視諸家
倍之時方從永樂大典求前輩遺文得所未見者頗
多因與侍郎合抄訂為二十四卷而命之曰文抄從
其實也先生尚有弟子記五卷乃學者答問之言皆
有關于經學今亦不存其偶見于諸書所引者今為
編入附録將以次編公非之作及仲馮雖未免泰山
毫芒之嘆然猶愈于并此而失之也

唐說齋文抄序

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于乾淳間自為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為世所訾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絶口不及蓋其以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為之左袒者遂以偽學詆朱子并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為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為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攷台州之案其為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辭于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苛楊王韓四書未為傷廉其中或亦有可原者況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于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于經世之學深寧私淑于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于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抄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為論其人本末即令朱子復起或亦以

予言為然也或言說齋自矜其博嘗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搆之於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為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

鄭峰真隱漫錄題詞

史忠定王鄭峰真隱漫錄五十卷天一閣范氏藏本也是在諸儲藏家俱未之有至予始抄而傳之吾鄉宋人之集由忠定以前亦皆無傳當以是集為首座矣忠定深于經學所著尚書周禮論語諸種予皆從永樂大典中抄之而惜其不完也獨是集無恙至其直翁外集則不可得矣忠定最受橫浦先生之知故其淵源不謬其為相自屬賢者特以阻規恢之議遂與張魏公參辰然忠定蓄力而動不特非湯思退沈該之徒亦與趙雄之姤南軒者不同而梅谿劾之其言有稍過者不然忠定首請褒録中興將相之為秦氏所陷者而乃自蹈之乎至其昌明理學之功實為南宋培國脉而惜乎舊史不能闡也忠定再相謂此行本非素志但以朱元晦未見用故勉强一出耳既出而力荐之并柬萊家山止齋慈湖一輩盡入啟事乾淳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忠定力也其于文人則

荐放翁其家居則遺其諸子從慈湖絜齋講學又延
定川之弟季文于家以課諸子故其諸子率多有學
行可觀者其不馴者止同叔子申耳再攷嗣是而後
宰輔之能下士者絕留公正趙公汝愚周公必大王公
簡皆稱知人而忠定實開其首忠定之功大矣彼夫
王淮之徒以私昵阻正人創為學禁如慶元以後之
禍等量而觀豈不相去遠絕歟今讀忠定之集其資
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于潛藩者也其兩府文
字則即吹噓諸老不遺餘力者也其歸田以後文字
所以優游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興
宰輔如忠定者蓋亦完人也已其詩文舂容大雅有
承平之餘風所謂廟堂鐘呂之音也鄭峰真隱者忠
定家居時所署因築觀于月湖之南最稱佳勝即竹
洲也明中葉後始廢先宮詹以為別業去吾家不百
步耳然則是集又吾湖上之文獻也

廣平先生類稿序

舒文靖公之學得于其婦翁童公持之故楊文靖公
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于張
公南軒因遍求益于晦翁東萊而卒業于存齋四先
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為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

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為經學之宗廣平類稿則其文也實慶志云嘉定初朝廷草文奠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不知其文為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為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輒言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捄斯其所以亟取于文靖之文也夫六百年以來遺稿脫落康熙中同里萬先生充宗求之其家得其奇零不完者四卷南雷寄之詩曰甬上舒公有舊文郵筒千里特相聞是也時南雷方輯宋儒學案為撮其論道之精者以及常平義倉鹽法茶法保長學政諸科可以見之施行者其輯宋文抄亦録其尤予乃更釐定之是雖不足以盡文靖之文然而其得存者亦幸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雖殘編要可寶也行狀稱文靖于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荐諸啓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之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四先生之後裔舒氏為盛明嘉靖中建正學于府城者舒氏之後人也近已頹矣予方謀重為補葺而舒氏之後

人復新之予喜其不忘先人之學統也乃勸以是稿付之梓人而序其首

二表先生文抄引

淳熙四先生之遺文惟慈湖之集尚完廣平則近世始得其殘編而絜齋先生父子與定川皆不可得予于永樂大典中見二表集大喜隨見即抄意謂可得還其足本而未及遍覽左降出都因念玉堂香案遥隔蓬萊未知他日尚得輟業焉否也乃即所編抄而先編次之附以吾鄉志乘所載共得九卷絜齋居其五蒙齋居其四不猶愈于定川之無有耶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又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為眉目接剡源之文統于觀其集源流頗自二公而出清容之祖衛公絜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至為史氏之私人而清容亦僅得其文惜夫

黄南山先生傳家集序

南山先生遺集五十六卷藏于天一閣中予讀而嘆曰是先正之緒言也先生所著之書為儀禮戴記附注中庸脉落大學指歸經書補注道德經補注陰符經補注四明文獻録寧波簡要志含山縣志其雜記

為海涵萬象録予所見者二禮道德陰符之注四明文獻録簡要志而已最後得是集據其孫存吾之序凡五編始就而其前此之散失者已不可收捨即存吾所編云卷末附以經書補注含山志而今無有成化四明志又載有叅同契綱領孫子綱領而今無有著述之不能保其必傳如斯也明儒自成化宏治以來大率篤實醇懋脫盡粉飾如月川敬軒康齋皆有躬行君子不激不隨之風至白沙出而氣象為之一變先生之于諸公其伯仲也故讀其集信筆直道其胷之所有勤勤懇懇藻采盡落而以理勝其論大學古本武城詮次以及中庸三重之旨何嘗不異乎朱子而未嘗有意為異正與後來諸公立意爭奇者迥然故先生雖不自豫于能文之列而讀其文者不當以文觀之蓋皆心之所自得而非浮空剽襲之言顧世之所尚者文而已矣是以四百餘年以來泊如也存吾所編尚屬草木其中舛錯甚多予為校理而出之太羹腥魚之味非甘口腹者所知太帛太布之冠衣非侈文繡者所悉也先生由臺諫而為諫司皆以剛正清白有聲最後觸忤都御史李實左降含山致仕築南山書院以講學享年最高顧先生之聞道少

時已見其端其代父行役燕中也富室委產而不受力辭大賈託女之嫌見者皆嚴事之而先生曰吾幸識理趣于稱年者皆吾師遯翁先生之教遯翁名彥子族祖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遯翁為洪武中徵士辭不受而傳其學于先生故于讀先生之文未嘗不三嘆于吾家之學統而茫然于弓冶之莫繼也

滎陽外史題詞

明廣信教授鄭先生手之所著滎陽外史一百卷吾鄉之以文章擅名于洪武時者也甬上文統自樓宣獻公始為大家而王尚書深寧繼之深寧之徒為戴戶部剡源剡源之徒為袁學士清容其與剡源並起者為任山長松鄉是稱宋元五家云齋本堂又其亞也暨于明初即推先生鄭氏自德仲求齋以來一門以文獻世其家其與深寧之孫遂初砥礪最切先生兄弟並能文而先生之文益昌其時楊徵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從之學文然楊氏之文奇而範先生之文質以厚其于師門稍為專手蓋先生最留心經學嘗及見草廬吳文正公問道其文平正通達而不求異於時此自宋乾淳而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楊

氏所傳反稱別派故先生雖討論其門而其文不甚
肖先生嘗為裴氏作著存堂記宋學士潛谿嘆曰使
我執筆不能過之裴氏固請潛谿卒辭不作姚江趙
古則于同輩尤服先生春秋之說其為巨公心折如
此先生所輯四明文獻至今流傳而其集希有朱檢
討竹垞求明人集謂安得滎陽外史讀之者也予求
之天一閣范氏則在馬顧集本稱一百卷而成化府
志抵稱六十卷今范氏藏本則七十卷蓋其孫假之
于人而失去不完予乃重為詮次而序之明文莫盛
於初年其後醞釀于根柢者大率皆深厚而又恪守
高胥之規矩所謂典型未替者也其後漸衰漸支而
別體錯出而不一彼其作者之心孰不有矜厲自高
蔑視前人之氣而豈知其日趨而下也讀先生之文
不禁為之三嘆矣

四明文獻録題詞

吾鄉自鄭教授千之輯四明文獻集其于鄉先生輩
著述所存甚為有功其後李處士孝謙豫修永樂寧
波府志畢又為四明文獻録以續千之之緒其書精
博張制置之圖經非是録幾不得傳然其書尚未分
卷次蓋垂成之作也予抄自天一閣范氏重為釐而

次之自圖經後別為二十四卷處士之至行見于舊志予不具録其讀書則歷嘗受業于胡舜咨戴九靈楊彦常吳主一揭伯防遠有端緒其生平所著尚有經書問難通鑑考証許心百忍箴註急就章解長律英華中林集而今不可得見矣其是録之餘亦別四明名實記今亦不可得其後成化間黄僉事南山亦有明文獻録蓋因張太守之請而作則祇文種四十餘人之贊而已不比是録之精博也

四明雅選題詞

明少參南江戴氏四明雅選三卷所緝吾鄉詩老五十七人蓋廣宋高士宏之集而為之者也先是鄭千之有四明文獻集李孝謙有四明文獻録皆兼言行而記之是後未有繼者宏之為弘治中詩人乃專緝洪武以來詩二卷而署之曰四明雅集嘉靖中李侍郎堇山既輯四明文獻志以接二公之傳又思選詩而未就少參適得高士舊本乃令沈山人嘉則更論定而增多之共得五十七家更其名曰雅選其書未開雕而遊張尚書東沙從少參姪士光得之復增之為四明風雅則所增者更數倍自東沙之選行而前二本皆無稱矣予從范侍郎東明家得雅選抄本乃

知其前二卷即宏之集也其後一卷則少叅之選也詩閒有評蓋綜羅緝摭亦具見前輩之留心于表章焉椎輪輸輪為大輅之始則是書也詎非吾枌社之所當珍重者哉爰詮次其原委而題其卷首

康熙寧波府志作少叅傳謂少叅于楊知州茂清得其父尚書碧川先生所輯先輩詩而增訂之改之以少叅所自為傳無此語蓋誤也

少叅又有四明文獻今亦不傳

永樂寧波府志題詞

成祖詔天下府州縣皆修志書時方修永樂大典天下之志皆入焉諸書皆以為十七年所修考大典成于永樂六年則志之修亦在六年以前也書專為大典而作既貢書局未嘗付梓故今天下之傳永樂志者最少吾鄉志書其為吾家所藏者自宋以下無一不備所少者永樂志耳及抄大典始得之是志也里人紀徵士宗德李處士孝謙為之其書体例絶佳生平不喜表清容志謂其黨仕元之匪人沒前宋之遺事得此書以補之真大快事也成化中楊寔所修未見此書故過于略今而後枌社之志畢具矣

錢忠介公全集序

太保錢忠介公遺文舊分三集其正氣堂集則乙酉
六月以前之作也越中集則倡義以後晝江一年中
作也南征集則乘桴以後三年中作也正氣堂集刻
詩百十首而未就越中集嘗刻奏疏數十首而未就
南征集則關本也戊子以後公之仲弟退山侍御藏
之辰轉柳車複壁之間未幾季弟推官航海取正本
以行僅存副本推官死而正本失侍御奔走衣食喪
失者多所餘止二十卷侍御合之為一集以付其子
濬恭屬以謹守篋即至親密友不可出示故世莫
得而見也而予家自先贈公崎嶇桑海所摭拾自同
事諸公文字其中頗有忠介之作予年來搜討故國
遺音亦間或得所未有於是濬其先集來與予互相
讎校增補予驚喜不勝不知何以得此于濬恭也顧
以卷帙不如仍前分集之善按年徵事惟分集易於
有考非敢妄改侍御定本乃依忠介之舊耳於是編
次正氣堂集為八卷越中集為二卷南征集為十卷
附以碑記及葬録共四卷通為二十四卷以歸濬恭
嗚呼文丞相指南集杜諸編後世奉為德祐以後三
朝史料陸丞相海上日録君子惜其才傳忠介之集
文陸之遺音也正氣堂集在未經倡義之先然讀丁

孟榮傳則知公之高目于諸將也讀詩註所載福藩
被禍宰執委諸氣數之說則知公之切齒于諸相也
讀輿堉牧游高玄若書則知公之嘆息于諸牧守令
長也至蘇松之民焚從逆諸家當事治之而公尚以
為當少原其心則公平日之所素定者何如與而丙
戌以後之作無論矣自明之季吾鄉號稱節義之區其
可指而數者四十餘人而惟忠介暨蒼水二家之集
得傳其餘如眉仙彤菴躋仲篤菴長升默農幼安諸
公蓋四十餘人中之表表者或不過斷簡殘編或并
隻字不可得則是二家之集不亦與球璧同其矜貴
也歟退之詆張許家子弟庸下不能表章先世名德
今濬恭行年七十舌耕代食而凜然時以流於張許
子弟為憂蠲頭小字表章先世之遺文而名德所著
因遺文而益爛使退之見之亦當為之欣然更于三
集之首并以年譜使釐然有攷焉

張尚書集序

尚書詩古文詞皆自丁亥以後才華橫溢澡采繽紛
大略出華亭一派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王李
之壇幾于阨塞華亭陳公人中出而振之顧其于王
李之諸言稍恭以神韵蓋以王李失之廓落也人中

為節推于浙東行其教尚書之薪傳出於此及在海一徐都御史閻公故與人中同主杜事而尚書壬午齊年也是以尚書之詩古文詞無不與之合雖然尚書之集日星河嶽所鍾三百年元氣所萃也而予以藝苑之卮言屑屑考其源流之自陋矣嗚呼古來亡國之大夫其音必凄楚鬱結以肖其身之所陟歷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獨尚書之著述噌吰博大含鐘應呂儼然承平廟堂巨手一洗亡國之音故闇公之序欲以尚書所作而卜崦嵫之可返此其故良有不可解者豈天地間偉人固不容以常例論耶當是時以蠣灘鼇背為金湯以鮫人蜑戶為丁口風帆浪檝窮餓零丁而司隸威嚴一綫未絕遺臣故吏相與唱和于其間其遇雖窮其氣自壯斯其所以為時地之所不能囿耶嗚呼尚書之集翁洲鷺門之史事所徵也吾聞尚書既被執籍其居無所有但得箋函二大簏皆中原荐紳所與往來送入帥府荐紳輩愳遣說客請帥焚之帥府亦恐搖人心如其讀投之一炬火既息有二殘冊耿耿不可爇左右異而視之則尚書之集也說客因竊置懷而出遂盛傳于人間嗚呼尚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殺其身者梁父亢父之

所以成一代之純忠存其集者祝融吳回所以呵護十九年之心氣夫孰非天之所為哉乃為詮次審定其奏疏書檄諸種曰冰槎集其古今體詩曰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已亥紀事曰北征録共十二卷附以鄉荐經義一卷予又為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云

雪交亭集序

前武部高公藥菴雪交亭集十二卷桑海間著述也自甲申以後分年為紀至于癸巳而止又有特紀附紀凡忠臣義士烈婦皆有小傳并録其人詩文之有關大節者而一時哀輓之作有關其人者亦豫焉雪交亭者前閣部張公鯤淵之寓亭在溜洲其左為梅其右為梨每歲花開連枝接葉如雪閣部正命亭亦圮而浙東亡國大夫瞻念不置故姚江黃都御史以名其亭于姚之竹浦武部以名其亭于鄞之萬竹嶼中武部生平著述極多其詩古文詞為肘柳集其三度獄中得琴法于華公嘿農為琴譜而所考證鄉里故事為敬止録部帙尤巨今聞氏所作鄞志辨黃公林辨大禹廟皆本于武部顧藏于家無副本盡蝕于蠹琴譜亦不傳獨肘柳集尚無恙而雪交亭

集手稿在陸先生春明家雖高氏亦不知有是集也
歲在雍正戊申予求故國遺事從陸氏得之為之狂
喜其後奔走京洛者十年乾隆戊午乃招武部之孫
石華觀之右華肅拜手澤摩挲百遍潛然泊下因請
抄所有肘柳集見遺以易抄此集予曰諾然右華年
已八十兩手不仁家貧甚不能蓄寫官雖有此約未
及踐也而石華亦卒其子以大故無暇及此又不肯
出其書將來肘柳集之得傳與否尚未可定則是集
也武部之婆心碧血所成其可不廣抄以傳之哉武
部之大節讀是集者如將遇之顧所紀止于癸巳其
後如滇中死事諸公海上從亡諸公尚多武部卒于
康熙初年當必有續集而今不可得見矣嗚呼故國
喬木日以陵夷而遺文輿之俱剝落徵文徵獻將于
何所此予之所以累希長嘆而不能自已者也

周先生囊雲集序

囊雲先生逃禪而不肯上堂嗣法高公蘗菴所以序
之已極詳矣當時如林閣學增志方閣學以智熊綸
事開元皆逃禪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為君子所
譏囊雲獨乎上矣然吾讀其集則佛語何其多也曰
此時其悲憤之放言耳夫屈子之為文也其言至于

杳冥荒誕而不可詰先生之佛語亦猶是也若其志吳太常墓則足以見其忠孝淵源終身自謂貞師者正其不肯負國者也志邵尚書墓直筆凜然其荅王觀察書尤世人所傳誦其小者如不為高祖東蕃府君乞入鄉校文字亦足以矯末俗予常見鄭所南謬餘集其中多佛語幾與先生同要之皆非釋門所得收拾先生詩亦自成一格舊所定卷次未當今其雕本已焚于火予乃為重定之文二卷詩二卷而序之其端

觀日堂詩集引

春明先生觀日堂集六卷前太常林公序之董曉山先生又序之已足以盡先生之詩而先生之子經旦屬予重為論定嗚呼宋謝皐羽作獨行之士月表又選天地間集蓋傳其人即思傳其言也先生之人獨行表中人也先生之詩天地間集中詩也今世好古之人其于皐羽一輩流連不置為之考索其生平搜尋其著作而先生者其遺行固不甚表章于世其遺文亦無過而問者可不為之痛心歟華亭之二陸其才非流輩所幾赧馬入洛至使人大呼其祖父之名以問之而不自愧不知問者之深心也先生偕其兄

力持苦節以不媿世臣之後今讀其詩泪痕隱隱行墨間是豈華亭之所可及哉然而自先生喪失其家窶貧日甚經旦亦老病嘆諸孫之不學故以遺集屬予望為傳之其亦可謂不忘其父者矣未知予文之力其能不負斯諾否也先生之與予家誼最篤先族祖韋翁常貸金于先生因請以百尺西樓之間歸之未及致而韋翁以國難死先生以其同袍澤也以券來歸盖其義襟若此乃予為先生作阡表已備書其大節顧于吾家之事闕焉因序先生之集而見之

董戶部擥蘭集題辭

董戶部官江東其不屈于悍帥南雷先生作志銘詳之矣于其擥蘭集則畧焉豈知戶部之大節讀其集猶令人淚淫淫下也戶部少受業于漳海講學大滌山房中其所著易學盖猶漳海之緒言也倪文正公見其文大稱賞之七上公車不第會稽之棲令之司餉幾至殺身國亡遁跡荒郊甬上遺民極盛詩文亦極盛顧或筆力不足達其悲憤之意至于慷慨淋漓莫有過戶部者屈宋之騷陶公之詩方謝之遊記皆荒唐綿邈故謬其詞未嘗敢誦言不諱也而戶部恣其胸中所欲言是在古今亡國大夫文字中獨成一

格不祇同時諸公所不逮也戶部于是集晚年手書
裝潢極精題之曰蠻擎蘭帖未嘗示人其孫胡駿藏之
篋中而胡駿出遊是集為人攜去予訪之未遇偶于
陸丈書庫得其稿本磨糊漫漶亟喜而抄之其五哀
詩七哀詩舟山九歌六烈傳文筆最壯餘亦皆哀輓
之作為多可當江東一小史也嗚呼由丙戌迄甲辰
戶部之優息衡門者一十九年孰知其昕夕悲慟如
此者乎而戶部猶痛自刻責謂當時陳玄倩余武貞
奮憤自溺何死不可共殉靦顏一誤謬于千里中夜
恥之抑何其報國之歌然常不足也王留之輩其亦
可愧死也矣姚江邵給事之詹之仕江東也諸野乘
中無稱焉今讀戶部挽詩盛稱其建義之功借箸之
策錢唐既破悲憤發疽而死哭之甚哀是又一異聞
也并紀之以質越中之熟于舊事者

釋山先生殘集序

釋山先生殉節翁洲其遺集在補陀三元寺中浮屠
敬中藏之以故紙反書磨糊汗漫不可識別萬農部
履安求而手抄之共四冊農部身後歸于叔子福夫
先生九沙編修之父也顧世未有得見者予不及侍
褐夫先生而九沙忘分忘年之交待予最厚常請借

抄之九沙許諾顧以南北往來未及踐約而九沙家
被火是集遂歸天上農部之得是集于補陀也尚有
稗山叢談四冊其間過從雜沓之言紀聞紀夢靡所
不載雖出率筆未盡成文而頗有關係者十之六農
部未及抄身後歸于少子石園先生予亦嘗得見之
嘗語石園之子欲借歸摘抄其中之可存者附之集
後亦未及得而其子死家書蕩盡不知所之又嘗聞
稗山先生在翁洲輯文史一書其中皆同時詩公之
作足備桑海以來之史料者其部帙甚夥錢退山侍
御兄弟曾及見之此尤勝國之寶書而今亦不可問

嗚呼兵火之際忠義之翰墨往往難傳其幸而存者
蓋百之一顧先生之集幸而傳者幾及百年而復失
之為可恨也先生之殉節積薪文廟抱先聖之栗主
賦詩自焚浩然之氣復還太虛又何有于遺集顧後
死者之不能廣其傳于誰是問則予之罪也夫今予
家尚有先生詩文集一卷乃高隱君辰四物而先贈
公得之者予乃合為二卷序之而題曰稗山先生殘
集嗚呼此廣陵散後僅存者即令斷曲單詞皆可起
愛而起敬也序成令錢君濬恭抄一副本濬恭之尊
公太保乃先生門下而先殉者先生所錄文史其收

太保之作最多皆令錢氏所無也濬恭抄此集其應同此唏噓也已

吳少保文稿序

予抄稗山吳公殘集惜其非足本五年之後得其文稿一卷卻里李君甘谷其中尚有公之手筆焉喜其足以審証史事也為編之集中而沈太保宸荃馮侍郎蹐仲諸公所與公書亦附焉嗚呼海上之事殘斷者十九矣即以是卷言之閩人周侍郎之夔早年故與東林殊趣及亡國後皆言其殉難令讀公請郤疏則侍郎扼防三山勞瘁而卒是其晚節固不可謂不善

然非殉難也歙人方侍郎端士本與孫熊諸公起江上最有勇錢忠介公謂其能上馬殺敵下馬吟詩相傳其曾出師江上大捷惜諸師無繼之者今讀公疏乃知其亦從亡海上在閩以都御史撫上游在浙以侍郎副戎政至己丑以後始不見蓋不知其所終矣未人譚太常貞良挈家入閩舉兵漳南以病卒今讀公請郤疏則其子吉璁是時亦賜鄉貢進士為書舍人而其後諱之皆異聞也沈督師廷揚贈戶部尚書以其本戶部侍郎也然則今明史以為兵部者非馬閣學思理謚忠宣曹尚書學佺謚文忠王太常恩及

謚忠襄皆出于公之所請李侍郎長祥亦從亡健跳
然則野史以為越中敗後即行遯者非至如鄭彩之
子以巳丑尚郡主讀之令人憤恨孫尚書延齡家屬
盡為　大兵繫于健跳讀之令人流涕更有大者監
國以丙戌為元年故野史皆于庚寅書五年辛亥書
六年及讀公集乃知王自健跳入翁洲以諸臣之請
更用庚寅為元年有奉勅撰上詔書此所當為表出
者也公之請休在庚寅而是年尚有疏懇懇以王忽
有內降之旨不由閣票正詞力諫可謂大臣矣嗚呼
陸秀夫之日記鄧光荐之填海録後世惜其不可得
見公書雖不完要亦考索之資也乃更為之序

馮侍郎遺書序

馮侍郎簒寥谿集已不傳而其所為蘭易二卷蘭史一
卷鞠小正一卷自課一卷真至會約一卷先贈公書
庫中有之或曰侍郎中興十二論尚有存者而求之
未得乃抄得姚江黃氏所作墓志吾鄉董户部所作
簒溪始末皆并入焉馬蘭易以十二胜卦為經故附之
以十二翼為傳託言受之鹿亭田父其言蘭草今生大江以南者皆非屈騷所樹所級
然如漢高奮跡徒步系統三代天下所君則即真矣

何偪之有必所謂九畹十畝者而種之皆反古之僇民也其言之憤而怪如此蘭史先之以九品之表有本紀有世家有列傳有外傳以為使非蘭而擬蘭者隸于蘭焉其言又與易相反鞠小正託言陶公所著謂陶公以秋九月為正即不奉宋正之微旨黃者魏統之色也晉所受代子臧則思母故宋運當用魏德勝之按鞠之為言窮也華亭至此而窮則其言更誕而無微嗚呼屈宋之悲鬱亦嘗荒唐其詞以自抒寫而侍郎之寄意則幾入于無何有之鄉而出之亦已過矣自課一卷國難前所定讀書之程也真至會約一卷則其諸父都御史所為而侍御定其約者也附以上吳尚書箋則已丑所作也先贈公題其下曰此其晚年手定之稿及覆審別本果稍異焉侍郎之被戮也黃氏墓志以為別將王昇來降請道軍以往侍郎以病不能行在鶴頂山中昇竟得之高氏雪交亭集亦同而云不久王昇亦伏誅獨董氏所紀謂出于麾下陳甲既降復逋侍郎推心不疑遂為內應被執予仗錫之三官寺予恭攷舊聞則墓志是也嗚呼以侍郎之梗命

聖朝不得不戮之以警多方而要之亦諒其心故降

將卒遭丁公之誅侍郎有知其亦可以瞑目矣

陸大行集序

陸大行遺集散佚于兵火之餘者其嗣子携入京未幾亦卒族父友仲先生故大行外孫也時亦客京亟携之歸以與其孫又數十年而其家索予為序向嘗聞之南雷先生蓋陳同甫辛幼安之流其古文詞鵬騫海怒意之所極媚勢佞生市交遊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汙之及讀先生遺集雖奇零非完本然想見其磊落英奇如遇之倡宇也先生嘗言明季士習之壞以為少讀書吳中朋友親暱著其名曰友而止未幾而黜名以社猶無乖于麗澤也未幾而更益以盟其後啾名者日多踵事者日出聞聲肸蠁皆以此稱謂張大其聲氣其盟主幾若齊秦之欲自帝于東西署置同事名曰首勳擯排異己謂之併放狂惑至此播為亂氣若瀾倒隄決莫之堙塞而登萊孔有德之難渠魁遂亦以此相招集流寇因而倣焉夫人以身無亂氣而後可以理天下之亂故書馳書宣城沈眉生相期禁絶而狂惑不可戶喻可嘆也嗚呼由先生之言推之蓋隱然此當時壇坫之徒于盜賊至以此動色相戒明季士風可以想見而先生以布衣諸

生竊竊然懷天下之憂是豈徒抽青灑白求之文字
閒者歟先生之死也以馮千戶之刺也當是時小朝
廷如蝸戰武人大君莫可嬰也故朱閣部且死于方
國安之手顧尚書死于賀君堯即董戶部守諭亦幾
死于王之仁以先生之芒角豈得免乎吾又嘆以有
明之儒者大率迂濶而乏才使得如先生者早據時
位而有為未必無補于天下乃以三舍齋長困于賢
書垂老得售而滄海揚塵書生報國不能以赤手搏
虎狼身名與之俱斃豈不悲夫先生之文六卷詩二
卷予稍為沙汰其應酬之作定為文四卷而詩無所
刪焉先生嘗與先宗伯公子非堂先生讀書竹洲其
後訂為姻而集之得存亦以吾家則序之者莫予若
也

朋鶴草堂集序

前大理寺左評事荔堂林公朋鶴草堂集共十二卷
其中霜懷吟八卷則詩也葵向篇四卷則文也評事
生平著書于經學則有三易評林毛鄭會箋三易行
奧于史學則有明史大事紀聞明臣傳疏甲申以後
丹史而甬東正氣録則與徐監紀霜皐高員外隱學
共為之令其書多軼不可得矣朋鶴草堂集猶幸存

僅失去文一卷甫上正氣録亦存僅失去所選王評事文一卷予乃論定其詩精選得四百餘首文三十餘首合為六卷別求得王評事文補入正氣録而評事之集即以編之正氣録之後蓋評事固正氣録中人也其著述亦正氣録中一種也吾鄉當改步之時足稱忠義之區其幸而不死者皆不愧于古之逸民而風格最高者王太常水功與評事也手嘗作評事墓表已述其大節茲者諦觀評事之書重其介未嘗不嘆其愚夫天既厭明人力莫可如何評事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潔已不出其亦足以報國矣冠裳不改終身縞素其亦足以見先人矣而充其意似乎必欲揮魯陽之戈返西崦之日如醉如夢以相從于危機其所望故家子弟必盡裹足不仕而後可是不亦愚乎南湖九子之集皆逸民也其一晚年稍通時貴之交評事與太常箋比而絕之欲廢社其人謝過乃止其一已逝或以其遺行可疑評事太息以為前此弗之知特志之丹史中門人有宦通恭者正附妥津評事不之禮焉及其以罪投繯其家諱之而評事筆之以為世戒自

新朝之薦紳其不為評事所拒者祇陳編修怡庭一

人耳嗚呼其有不可及之愚也斯其所以有不可易之介也評事當甲申以前受業于蔵山先生之門又從漳浦先生遊暨甲申以後歸而與筆王二公為鶴山書院之講斯朋鶴所自名也其可謂不媿師友者矣評事僅一孫今居天門山中微甚

春酒堂文集序

鄭山先生以詩名于甬上甲于同里一時諸遺民董文亦以為晨窓燈夕所成之小篇也先生子死春既戶部次公謂其詩一畫二書三文四惟先生自序其乞予銘阡又屬予論次其文予為去其十之五而存

其有關于名節者數十首次為二卷足以想見先生之生平焉且文之足傳者亦不在多也往者同里左丈江樵最持標格其論先生尚嫌其未絕酧應遂以酧應而不無委蛇固有商容之誚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然布衣報國自有分限但當就其出處之大者論之必謂當窮餓而死不交一人則將論太過天下無完節矣今觀先生之文如神宗皇帝御書記白尚書古冶記浮光杯記巾子岡記已亥亂後憶記以及髮冢銘十篇幾于每飯不忘故國黍離麥秀之音讀之令人銷魂他如謝氏宋槧漢書記石將軍廟碑

睢陽廟碑柳敬亭傳觸目皆桑田之感陸機陸雲鄭
袤諸論悲惜尤深其上沈彤巷閣學書江瑶柱賦可
謂不負諸已者矣祭金孺人文可謂節義刑于妻子
者矣吾聞先生之詩其有關名節者多以彼焚不存
則今所存亦非其至者有此數十首之文沙汰甚嚴
芒角愈出即謂有光于其詩焉可矣

果堂詩文續抄序

李君甘谷出其王父果堂先生未行之集詮次開雕
令予任覆審之役予喟然嘆曰先生是集之得傳也
悕矣謝皐羽之卒也自其晞髮集游録而外皆以殉
葬故不存鄭所南沈心史于井底三百年而始出近
有方韶父之裔孫逢人頓首求其先集足本而不可
得皐羽幸之而存者冬青之歲月西臺甲乙之姓氏
尚成疑案所南之幸而得出者或且以為姚叔祥之
贋本由此觀之韶父之集之遇也難矣皐父棄家容
死所南無後其零落良不足怪韶父之後人賢矣而
其生已晚斯其所以為好事之恨也殘明甬上諸遺
民述作極盛然其所流布于世者或轉非其得意之
作故多有內集夫其內之云者蓋亦將有殉之埋之
之志而弗敢洩百年以來霜推雪剝日以陵夷以予

所知童户部次公王太常無界林評事荔堂毛監軍
豪來高樞部隱學宗徵君正菴徐霜皐范香谷陸叔
雲董曉山其秘抄甚多然而半埽烏有予苦搜得次
公荔堂披雲三家于刼灰中水功隱學尚餘殘斷者
存而豪來正菴霜皐則不可得矣然諸公猶非其絕
集得貽于今嗚呼諸公之可死者身也不可死者心
也昭昭耿耿之心章旁魄于太虛而栖泊于虞淵咸池
之間雖不死而人未易足以知之其所恃以為人所
見者耳此即諸公昭昭耿耿之心也而聽其消磨腐
滅夫豈竟晏然而已乎勃菀煩寃且將有所憑以為
厲非細故也甘谷表章舊德盡發羽陵之藏加以疏
証使後世昭然見先生之大節討論文獻者不至有
冬青歲月西臺姓氏之疑叔祥鴈本之患韶文後人
之痛予蓋為之喜而不寐者數日幸逢不諱之朝采
薇采芝之音得以不終湮波其亦賢子孫之樂也甘
谷去年一病幾死病中之惓惓惟此集予曰子能以
此為念不須觀廣陵曲江之濟也及其愈也始決意
開雕然則先生之集之得傳也悕矣

礐樵先生集序

礐樵先生既出險貧不可支乃出遊尋倦而歸居城東廂之薜蘿巷無日不讀書無日不抄書有所得則論次之其著書之目見予所作先生墓表中今相去七十年耳先生子孫困于市井遺書無一存者併所著亦喪其什九予力求之得其賜隱樓古文要非足本柢鹿谿新語尚無恙而詩竟絕少到處捃拾不滿百首乃合編之為八卷聊以存其一斑耳吾聞先生中年有春秋經傳纂註即所稱魯書者也忽失去爰作大招廣招之些望思之詞以當皐復踰二十年而重得之商河狂喜祭以蒸豚酹以百花露酒同社諸公傳為佳話豈意一返道山種種零落可為流涕近者吾鄉後學茫然于桑梓典型之望如先生者不過謂其能書豈知其詩古文詞縱稍耳食其詩古文詞要不知其經學史學之深沉博大至於故國大節足以麗日星而降霆電者則幾無一人能言之予留心耆宿季漢獨行之士登月表者先生其眉目也先生對簿之詞慷慨光明足為臧洪一輩寫照底蘊其見原不僅在區區著述間而于其著述亦正足窺其生平得力之所在釀之有素故一旦臨危遇難確乎不拔

非匹夫卒然纂義因以成名者之比也然則因先生之大節而愈不能惓惓于其著述者蓋亦斯人之同情而竟以叢殘厄之其亦如之何矣抑吾猶幸此叢殘之不盡澌滅尚有足慰罔羅之願者方予之求先生書也并得楊推官莽銀一卷推官兄弟始末予尤訢然樂而抄之

耕石老人詩集序

耕石老人詩集者文純字一之又字姬伯鄞人也鄞之砌街李氏明室世臣國難後先生從父儀部豫于五君子之禍殉義其嗣子文亂慝而得脱同時九宗子姓樞部文景農部文昱從亡而死樞部文纘亦以五君子之禍幾死評事文燿叅軍亂智坎壈以老先生同在諸公入莫之求村事定始復入城亦不輕見一人其所唱酬止于兄弟時人稱為戒菴先生集中之難尋蹤影奉化之幕之列顧別具保身之智不罹其詩以五律為長城深入唐人之室自其少時侍父宦蜀即為撫軍都御史曠昭所賞訂忘年交晚歲律益細顧身後失者十之五今僅存瓢貯四卷當時貯之之于瓢者也先生常自嘆曰昔人恨無知己欲以青蠅為弔客吾猶嫌其閙未若枯竹頑石相與賞心風

味殊不惡而先大父贈公諸之曰青蠅豈僅嫌之而已也夫北都之青蠅陽羨烏程武陵韓城井研是已夫南都之青蠅貴竹懷寧是已夫南越都之青蠅戚畹之張毛閣臣之田謝是已是營營者乘時而化不可方物或為梟為獍或為鬼為蜮方當投畀豺虎尚憂不食而謂但移牀以遠之閉門以距之耶如吾戒菴者猶忠厚之論矣先生為之啼噓流涕相對不語者竟日手讀先生之詩沖和雅淡絕無怨誹之音然亦尚有不能自禁者如新樂府秦舞陽一篇託辭于荊卿之降秦以誡故國諸臣之改節哭華嘿農王肖一詩二篇消魂于山陽之笛至若潮回京口風利石頭日月重開山川一洗則猶向丁鶴年海巢中有宣光綸旅之盼焉夫孰謂其守枯竹頑石以老者雖以是瓢為中流之一壺可矣讀畢因集述先贈公之語以序其端茫茫桑海想見唏噓流涕時也

南雷黃子大全集序

南雷先生之集累雕而未盡其稱南雷文案者凡四種而壬辰癸巳以前所輯曰始學菴集不豫焉其稱先生常欲合諸本刪定之為文約未成而卒而竟有所為文約者慈谿鄭南谿喜而雕之然不知非先生

之手載也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蓋以有待不可聽其湮沒也而在雕本中反疑多冒附之作讀者多不之審予乃從南谿家盡取先生之草藁一一證定皆以手跡為據于是義熙之文畢出而冒附者果不出予所揣乃補其亡汰其偽定為四十四卷而廬山真面目見矣先生之文累有更竄故多與舊所行世之本不同者又皆以其晚年手抄為據惜乎南谿下世不得與共討論之

序三

歷朝人物親表録序

鄞 全祖望 紹裔

六朝重親表支系其見于史家者晉人有中表實録齊人有永元中表簿梁人有親表譜是蓋當時甄別族姓之學所籍以相羽翼者平國謂天子以之定流品士大夫即以之通昏姻也三唐以後科舉盛行于是世人不尚譜牒而此種書籍亦俱廢棄于謂爾雅于宗族之末即以内外戚黨繼之蓋數者雖非骨肉

之親而其于五倫也如經之有緯故國家一代盛衰之運學業氣類强半由此而分雖或其中薰蕕雜出未嘗不有參錯然大略可覩也予既撰歷朝人物世表因復仿前人之例作古今親表録以輔之其締姻帝室得豫戚里者列之于首次則内外大臣皆以其于國事有關而推之至于儒林文苑因記魏楊遵彦謂魏收修國史論及諸家支葉親姻過為煩碎頗與前史之體不合收以中原喪亂譜牒遺軼是以具書其派斯亦弘長舊聞之意未可以穢史竟黜其言至予之所葺直為古今人物起見非徒以存諸家之系望似較當塗更進一義而其書又孤行正史之外并不必以遵彦所言為嫌也其間或參以議論者大率皆前人未發之隱如荀文若結連于常侍不特朗陵公世德之衰而可以見東京黨錮之餘氣節漸以墜地不待投身霸府而知之也張延賞不受李晟之婚則大歷以後朋黨之萌芽也荊公之有蔡卞其人本殊途而竟以成新法橫決之禍是又運會之有默主其間者也旁皃縱觀固不得以簿目之書盡之矣且夫江左河北門戶之習過甚乃至天子厭之為之改定甲乙猶有所謂禁婚之家支柱牢固是真極重難

返之勢若夫遭逢百六之世雜亂搶攘有如周伯仁之母則是録也其所感不既多乎哉是録一以正史為主其金石之遺文別集之錯見者亦附入焉蓋遡濂谿之道脉者必推原于鄭向陸訖而愛山谷之詞翰者餘慶流于徐俯是雖正史之所不書要不可謂非名教中之嘉話也已

歷朝人物世表序

歐陽公表宰相世系讀者多以為繁費無補不知唐以前重族姓至勤宰相之力為之講明歐公蓋有見于杜正倫李義府寡耻之徒故作此以別原委蓋范宣子之言世禄雖不可以當不朽而至于數典忘祖則古人笑之是以可以見族姓之重原不自過江始也況故國之有世臣非從喬木之謂封建既亡諸侯王之表不作而紀其系望以昭開國承家之肯君子尤于此感世運焉予撰讀史通表既竣別作歷朝人物世表二十卷合二千餘年之王侯將相卿尹牧守凡累世有見于史者即牽志連其人代而儒林文苑亦附見焉其或陸陸無可書則雖陰竄之垣赫門地之高華槩削不録懼蕪文也讀者披覽之下若者家聲世接若者種惡代傳若者隕宗若者幹蠱是亦春

秋之意已予友鄭賁谷檢討嘗語予科舉既盛世家將替即有明一代可見于宰相傳中枚舉如崑山之顧合門仗節禾中之錢兄弟死事者凡十數家欲為勝國系表生芭嗟乎以九世之卿族豫累朝之佐命此世家之極盛而陽源子弟之所嗤不知讀王謝世表者以其言為然否也（巽岩作王謝世表一卷）

讀史通表序

在昔周秦之世百二十國各有寶書而又別有太古以來年紀則後世之年表也世本則後世之世表也皆與正史相輔而行是以旁行斜上之譜太史公猶及見之準以作史夫既易編年為紀傳則表尤重何也本紀世家總全史大綱其初如群雄割裂合并之歲時其繼如百官策拜罷免之事跡紛綸雜糅是非列行縈紆偏字緝聲即善會通者不能舉其要也以志而論宜若不關于表然于觀班氏百官公卿表勛階資格一一詳列而後備及其人之遷除是表中有志也其所載章奏之制又兼輿服一門蔚宗于東漢百官奏去邊韶崔寔延篤之表為志則遷除闕如矣宋史藝文志尚有卷晉荀綽作百官表當屬舊史十八東漢百官表一卷家所有而唐人去之遂以無徵新唐書鎮表亦所以

補地里志之不備以視五代史職方攷詳略懸遠（巽岩當作）
江左方鎮年表不知尚有存否又有五代三衙將帥年表然則表固有足以兼志者而志不可以去表也其餘功臣諸王外戚恩澤諸表封爵之籍賴以不泯故馬氏節略諸表載入封建攷中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世多誚其無補然未嘗不與官氏志相表裏也列傳所載更繁甲乙互混前後迭移大畧以表正之或者名薄功微行事既不少槩見姓氏又莫可附麗即籍本表以當附傳即其有傳者功罪事實傳中之所未備亦多于表見之故吳江朱處士鶴齡謂史既無表則傳不得不多傳愈多事愈繁而其中或反有漏而不舉者然則史之于表其所繫為何如也至于列朝史例不必相沿其因革離合之間當折衷以用之太史公依受命譜作秦楚之際月表班氏并入異姓諸侯王表而月表之旨遂晦後世不復有作月表者皆班氏之失也漢魏隋唐以來不以月計之何能瞭然新唐書宗室世系表通叙諸房支葉然唐自天寶以前帝子之封王王子之封公者並有世爵可稽不比于宋天家子姪原以傳爵為重不當混列遼史譏公主不應作傳不知唐以安樂太平之故故特置之其餘史祇應如蔚宗附之

后妃之末而創為表則又無謂也惟屬國藩部表足與四裔列傳證明為古人所未有而交聘往來古禮攸存又國事攸繫皆當追補元史三公之表但須歸諸宰相而以樞密院御史臺增入之世有作通史者以檮昧之例求之當百世不易也予初讀二十一史即取諸家諦視略得其義蘊所在以為是固全史之經緯如肉貫串非徒取充口耳雖誦三桓七族以自夸者因思盡為經勒獨成一書但各史之未具者多以萬處士斯同所補為據而萬氏之書尚多闕略因為稍稍續葺更得如干則仿溫公考異之列略加訂正聊以充讀史者之目録

困學紀聞三箋序

深寧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于玉海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為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奥博難以猝得其宋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為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斯二箋者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年祈門馬

氏以閻本開雕而閻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良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于開索其于是書最所致意然筆古冗漫不能持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嘵嘵攙入此箋之內徒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晚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不知已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察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考索者補之而較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文璐廬見之嘆賞以為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與前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為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箋然闕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劉者予予日望之矣

增修復古編題詞

吳興張有謙中吾浙中篆學之大宗也謙中自幼不務進取喜小篆潛心許氏說文其點畫之微轉側縱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晁子止謂自陽

氷前後古人謙中格以古文往往有失其精博如此
虞仲房謂視徐楚金兄弟及郭恕先謙中之精審尤
過之年五十餘始為此書手自寫之至六十而成凡
三千言晚年棄家為黃冠游心世外最與陳了翁相
契是書即了翁所序也當崇寧時以篆學知名者歷
陽徐競明叔然觀李仁甫言則明叔攀援姻戚以入
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其人不及謙中遠甚而
仲房言其小學亦非謙中之敵是復古一編蓋許氏
之功臣也陳直卿又紀謙中為林待郎攄書母夫人
碑一事曰手可斷字不可易林不能強善哉其風骨
之高益足以徵其書之珍重也明初吳均仲平又為
增修之旁收林罕鄭樵戴侗諸家以附于下其亦好
古之士歟小學日衰留心于古文者已為絕響吾故
不能不于是書三致意焉

增補宋元甬上耆舊詩序

李隱君杲堂于甬上耆舊自謂用功多矣顧宋元諸
公所佚者多殆未見其集耶杲堂向范侍郎天一閣
求宋元人集乃史忠定王鄭峯漫录在閣中有二部
而亦失之豐清敏公荷花詩載在宋文鑑而亦失之
陳西麓之詩盛行于世而亦失之舉此三者其餘可

知矣先公嘗手葺宋元甬上詩一十六卷以補景堂之闕至數十家命不肖曰吾所見書不能偏汝可隨所見續之不肖學殖荒落衣食奔走無以仰副先公之意謹再拜序之以俟後世之博雅者

呂語集粹序

洛閩遞興而後正學昌明語録講義之書列屋兼車而明儒為尤多其所發明皆各抒其所自得也然而渾涵平正一種或疑其為正心誠意公家之言不足以竦發靈機而語涉微奥者或不免出入二氏且非細參不足以見其妙也寧陵呂先生新吾明隆萬間醇儒也所著有呻吟語一書其言立身行己處事接物以及居官行政之道各明其生平所得力之處即身說法洞微乎物理人情能使迷者醒醒者憩憩者安如斯人及身痌瘝之相關而怡然有所即安者也不以泥古者傷今復不以宜今者皆古問學經綸一以貫之蓋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而非世之張皇門戶哆陳頰舌者倫也予嘗讀姚江黃氏明儒學案言先生少時甚勇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豁然自是遂遇目不忘有是哉從事于口耳之無益而深造嘿成之神也先生揚歷中外

宵人多所不悅加以閨範圖說之謗而世莫之信至誠足以自白也睢州湯文正公最愛讀此書博陵尹公因采其粹言摭為四卷予愛之乃更勒于粤中以廣其傳先生之自序曰呻吟者病語也病語狂擇其未甚者存之予觀先生之論道體曰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為聖人所未為而脗合聖人必為之事此固聖人之所幸而拘儒之所大詆也又別錄曰明道之學蓋有得之佛老者康節之學蓋有得之莊列者然二公能奴僕四氏而不為其所用亦非深于四氏者不能知此意也如斯二條其殆先生之所自以為狂者乎今尹公之所采則無一語不近人者而予復引此二條于題詞中以見先生之所自以為狂者其實亦未嘗狂也

句餘土音序

吾鄉詩社其可攷者自宋元祐紹聖之間則有若豐清敏公鄞江周公嬾堂舒氏而寓公則陳忠肅公景迂晁公之徒豫焉建炎而後汪太府思溫薛衡州朋龜王宗正珩相與為五老之會以孝友倡鄉里敦龐

之俗而倡酬亦日出乾道淳熙之間丞相魏文節公杞史文惠公浩並塢田張武子朱新仲柴張甫皆其東閣之彥寓公則王季夷葛天民之徒豫焉綠野平原篇什極盛慶元嘉定而後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樓宣獻公寓公則呂忠公多倡和于史鴻禧碧江館中顧諸公以道學為詩不免率意獨宣獻不在其例耳同時高疎寮史友林別有詩壇則從事于苦吟者也史樞密宅之兄弟偕郎增趙侍郎汝楳輩在湖上又為一社咸淳而後甬上之士不見用禮部尚書高衡孫軍器少監陸合知汀州汪之林而下四十餘人一

作小傳句下有闕文

月為一集顧其作小傳者宋之亡也遺老自相唱酬時則深寧王公為主盟陳西麓尤工詩寓公則舒閬風劉正仲之徒咸豫焉已而有陳子翬鄭奕夫徐本原章甥諸君嗣之清容學士之家居也鹿眠山人裒以兄弟相應和而蔣遠靜輩皆為故家之良其後則鄭以道蔣敬之王遂初稱繼霸焉是宋元三百年中吾鄉社會之略也人代日遠徵文徵獻誰有若正考父其人者然而豪芒流落尚可收拾欲為李杲堂前輩補甬上耆舊錄中首于此三致意焉明之詩社一舉於洪兵部再舉於屠尚書三舉于東沙四舉于楊

沔陽五舉于先宮詹林泉之集是則景堂叙之詳矣
六舉則甲申以後遺老所謂林評事劦堂有九人之
叙寓公余生生有湖上七子之編高隠君鼓峯有石
户之吟其中詩稱極盛而尚未有人輯而滙之者承
平而後詩盟中振鄭高州寒村周即墨證山姜編修
湛園董秀才缶堂舒廣文後村諸公為一葦胡京兆
鹿亭張大令蓼山諸公又為一葦雖其才力各有所
至未盡足以語古人然要之高冒之規矩所寓也數
年以來前輩零落珠盤之會將以歌絶予自京師歸
遭逢荼苦未能為詩除服而後稍稍理舊業與諸人
有真率之約盃盤隨意浹旬數舉而有感於鄉先輩
之遺事缺失多標其節目以為題雖未能該備然頗
有補志乘之所未及者其敢謂得與于斯文亦聊以
志枌榆之掌故亦未必無助予爾會予又將有索食
之行未能久豫此良會同社諸公因裒集四月以來
之作令予弁首予為述舊聞以貽之而題之曰土音
以志其為里社之言也

帖經小課題辭

予主端谿講席未及朞坊人裒諸生所業將以問世
而乞言於余予嘆曰粤中白沙泰泉諸先生講席之

地諸生勵勵從事于文非先正之所望也雖然文亦大有差等矣有見道之文有經世之文降而為詞章之文而詞章之中差等亦正復不一降而為場屋科舉之文則本不可以文稱特以其依托遺經而推之而數百年來功名之徑所自出愚者遂以為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端緒諸生前此亦未能脫然自拔于時風衆勢之中予至稍以經史之學導之其中亦多有志者雨聚笠宵續燈相約不為世俗之文而曾未幾時其文果為之一變試以是集觀之不特不肯為場屋下劣之文若并不欲勵以詞章見者由是而進之未可量也諸生勉之矣夫粤中固白沙泰泉諸先生之講堂也

重葺岳陽樓志序代作

岳陽樓之著也自唐始然張燕公赬冬曦則但稱南樓崔魯則別稱洞庭樓李群玉則稱驛樓而更追而溯之顏光禄當六朝時已稱之為巴陵城樓或曰別自有樓非一地也或曰一樓而異名也蓋世遠莫之能明而以諸公之詩証之則似即此樓近之唯洞庭為湖南之勝岳陽又為洞庭之勝而其所以得文正之記以著于天下則寔自太守滕公子京乃志之所由

始也滕公為安定先生高弟其才跅跎千古讀其上范公之書以求此記其詞嶒岏鞺鞳筆力浩大世但知文正之記之工足與少陵襄陽之詩相配而不知子京之書已足與文正相配所謂山川之靈非偉人之文不足以發之者斯之謂矣嗣是以來有明三百年代有續編而亦多所殘失如滕所稱丁侍郎夏尚書諸作不可得而見矣予承乏一麾間為之補其遺佚序其紊亂而重雕之自慙謭劣不足以望子京以振斯樓其聊充三湘之掌故焉爾

重修桓谿全氏宗譜序

吾家宗譜肇自元代王先生應鳳所為序至明則重修于直道介菴兩府君在弘治中而成于菊莊芹塘兩府君在正德中楊尚書碧川序之然體例猶未密工部公重修在嘉靖中體例備矣宮詹公續之在萬歷中宮詹卒成于兼山府君釐為二十八卷九狀之類無不畢載正本藏于宮詹書庫副本藏于先贈公國難作贈公入山其書被火而宮詹書庫之本亦流傳于宗人無收拾者遂失其半所失在正德以前不可復輯宗人死并其半亦殘失之先公急購而歸焉禱于列祖之靈魂搜夢卜以求所失之半頗聞其歸于

錢塘宗人而再三求之不可得雍正甲辰以展墓入
桓谿不肖侍行桓谿宗人多務力田茶鐺藥竈之間
忽見有紙墨甚舊則正德中草譜也大喜然其書已
斷爛蓋始祖侍御公以下分為東西前後中田南北
八宅工部公以下南宅也今惟東宅田宅之譜完好
無恙而其餘多有闕者先公遍取影堂栗主首尾覆
審始得粗備嘗太息謂萬編修九沙曰籍父數典忘
祖識者知其無後然眉山蘇氏之先自渤海府君後
失其世系者再正不敢如沈約魏收之誣祖以自欺
也蓋自唐以來譜系之衰久矣決澮號博物而序吾
全氏世系自祥符登科全安石始吾家譜系之衰更
久矣今吾闕其不可考者存其可考者後有人焉成
吾志而竟其緒其庶幾乎于是方排纂文獻之為舊
譜所遺者又欲續萬歷以後五世家傳而不肖負戾
牽連大故悲夫予家自宋以來父兄子弟所相詔相
勉者皆重不言而躬行故咸淳八徵士之高風義田
宗老之卓行本然本心二先生之理學邃翁玉翁修
齋之詩詞皆傑然可傳而圖經所載無及之者不肖
嘗以問之先公則曰蓋嘗聞之上世斯民之恒道久
已泯矣志乘之著録大率以禄位聲勢為主非是者

弗豫也本然先生嘗讀延祐志書而嘆曰表氏號賢者其狥私曲筆不自求人作傳故自正德以前吾家皆以潛德自勵非是譜也不知前世之厚積如此也嗚呼為善而不求聞于人斯其為真君子也然則是諸之傳所以示之譜八百年矣服則已窮姓則已殺屬則已竭而其未窮未殺未竭者舊德雖衰規矩尚存先疇雖減阡陌未散斯先公之所以惓惓而不能自已也于是不肖收淚含毫百拜而為之序

董氏重修族譜序

鄞之董者居于西廂者最大蓋自東漢徵君之後累遷之四方及晚宋復遷于鄞又由鄞而遷慈至明初梅隱先生復居于鄞其諸嘗累輯矣今年董氏之賢者曰尚愚樂窠學修重論定之而商榷于師予其自梅隱先生以後蓋良譜也而遞推而前者有可疑焉夫何以徵其良也鄞之南湖亦有董氏其家最著者有明殉難兵科都給事中志寧是也精忠大節足重一代鄞之北郊亦有董氏其家最著者有明戶部郎守諭是也碩學篤行蔚為人師是皆嘗與西廂諸裔

叙兄弟之歡者而譜中弗敢收焉其慎也然則何以
自梅隱先生而上漫無依據任心附會質之唐宋正
史之系望而不合考之宋元舊志之支屬而不合夫
數典而忘祖不可為也攀援華胄而誣祖尤不可為
也今董氏之載筆者能嚴之于一十二世之中而忽
之于一十二世之上是何以故乃為書一通抉摘其
誤之甚者以告之而嵩愚兄弟曰善是皆出吾慈水
舊譜之所載者先人亦嘗疑之而弗敢遽刪也今得
吾子之言既明且清請溝而出之仍歸之慈水之舊
譜而今本弗令雜焉予喜其兄弟之虛衷也遂為更
定其凡例而甄別之為書一十六卷皆其可信者也
嗚呼自宋以後譜學已亡予嘗欲纂開上世家支系
表稍以為同里正氏族之源流弗令庸妄人得謬相
因託而忽忽未就也開上世家之譜惟槎湖張氏最
精先宮詹公修吾家譜寔取法焉其後秣陵焦文端
公登其目于國史之志今董氏之譜其足以嗣響也
夫

錢忠介公葬録并目

予少時讀漢人平陵黃犢之謠以為此一時義士生
不能救死而謀葬之之作也若王子珩死諸義士有

請尸之書有竊尸之舉温公皆紀之通鑑文宋瑞死而張毅夫亦以此垂名嗚呼是所謂附青雲而顯者矣錢忠介公之葬也諸義士合力營之其時閩南未盡底定海師尚在島中故豐碑幽誄以及啟攢祭告哀輓之作極盛亡國之大夫所未有也公既葬之數年閩之制府陳徑征海道出黃蘗嘗親往祭于墓下是非人心是非之公有脫略於忌諱者歟葬録中人物之著者大學士劉公沂春忠介所荐同升相者也都御史徐公孚遠忠介舊交也定西侯張名振平彝侯周鶚芝儀部紀許國忠介舊同時也尚寶葉進晟文忠公之孫海上曾改官翰林姚翼明曾官職官而是時為僧即所稱獨耀上人也葬事出于葉姚二公之手最力閩僧豫其勞者亦多俱詳録中予嘗讀故都御史林公繭巷集載甲午莊烈皇帝忽降神于浙所降之家驚問帝從何來則曰吾往臨故大學士錢肅樂之葬其家訝之已而聞公果以是日葬其事頗怪抑或忠臣所感信有之乎初公之卒也同里紀侍御哀文故公弟子江上從公幕下丙戌以後隱太白山中鍵戶久矣至是忽失所在閱十旬始婦叩之則會公之喪也時侍御意欲為公謀葬而不克公弟侍御

肅圖官翁洲時亦常乞墓銘于大學士張肯堂未及作而翁洲陷閩中道梗至甲午而尚寶諸公卒成之吾聞紀侍御之集家藏無恙其會喪之作有足以附之此錄者行當訪而補之康熙丙子吾鄉陳公汝咸令漳浦聞忠介墓田多被人據貽書古田令清釐之繪圖以歸錢氏子謂濬恭使皆附入葬錄中而并紀其顛末焉

錢忠介公年譜引

錢忠介公事跡自乙酉六月以前皆譜以年乙酉六月以後至戊子六月皆譜以月蓋此三年中事蹟繫多但譜以年不能盡也史記年表之外別有月表今援其例即于年譜之中寓月譜焉戊子六月以後無所用譜矣而直引之附記其諸弟殉節之年及同事諸公殉節之年以接于立後之年至丙辰益嘆忠介至是始有後亦幸其至是終有後也一綫之寄濬恭其勉之矣

楊氏葬錄叙

楊氏四忠之喪謀其葬者始于王水功太常而不克卒成于石門曹給事遠思為功甚巨竟其局者林太常蘭巷與先贈公楊氏之族子始終有功于是舉者諸

生式傳也葬録一卷成于式傳述其事甚詳予少時
求之式傳之後人不得歲在戊午因撰孝舍人昭武
阡表昭武之曾孫貧甚困于屠顧能以表章先人為
念為之起敬問以昭武遺書則散佚無有顧獨以楊
氏葬録來予驚喜蓋楚石先生與昭武同被囚昭武
獄中與楚石弟圓石為兒女姻故是書存于李氏嗚
呼楊氏兄弟死義其家靡有子遺而遠思以圓石同
年貢士地之相去八百餘里乃推愛于一門十棺同
葬以同里諸公所未能者一人任之高誼孰與京哉
吾聞乙酉之夏遠思豫于禾中城守之役慺而得免
其後累以蠟書致海上頻遭不測蓋平日素同臭味
非一時慕義強仁者比也嗚呼古今賢愚總隨大化
以俱盡即鏡川之坏土今亦鞠為荒丘惟是殉國之
大節閔忠之古道天荒地老終于不朽讀斯編者其
亦有感于斯文

序四

西湖金石文字録序

鄞 全祖望 紹齋

吾友仁和丁君敬身今世之隱君子也少不喜治舉子業沈酣穿穴于古人之書然家貧甚其二親皆年高敬身本郊居日賣米以供甘旨左手操釜庾右手挾書戸外之屢問字與請糴者半予戲之曰昔宛陵先生言廬陵自歐陽公為昌黎乃以我為孟郊今諸公多謬推予為竹垞將屈公為周賈敬身曰謹如約但吾

所著西湖金石文字録需君序之敬身最留心史事嘗舉集古録序以為残碑斷碣每足與紀傳正其闕謬非徒以辭翰之工區區取玩研席而所居適在舊都往往杖策懷乾糒獨遊空山經過一古寺一荒塋即婆娑其間少有所得若載七寶裝以歸自南宋二百年以來帝王戚畹之營建將相之居停騷人俠客之寄寓凡吾輩考據而未悉者以問敬身輒欣然肤箧旁推曲證如寘諸掌予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最畧得敬身之録所補不少西湖四山之中多有遊人所未至者一日敬身周走南北兩峰逕入深處有事于摩搨突有一虎自摩而過山人踉蹌迸散敬身不知也日閒既多俗務夜分即手抄之十年間其書裒然告成箋疏確鑿而未有有力者能持之以行世嗟乎後世士不嗜古或間有嗜之者而力不足售其志熹平正始石經六朝牧伯以為柱礎之用又況其餘耶敬身以一布衣躑躅湖上爬梳金石雖其書止于一隅而其事關于一代不已偉哉予因謂敬身曰周賈特詞人耳不若君是書之必傳也敬身曰然則尤賴子之文以壯之予雖媿不敢當然不敢辭作西湖

金石文字録序

厲太鴻湖船録序

雍正己酉吾友厲太鴻相遇於揚以所輯湖船録示予且令弁一言于其首是年予入京師東臨碣石以觀滄澥辛亥南下太鴻方卧病不得一握手明年予復北轅轉盼五載偶過唐丈南軒座上則太鴻之書在焉不禁悵觸于平山之諾因輒濡筆為文以寄之西湖為唐宋以來帝王都邑一舉目故皆蹟太鴻蒐金石之遺文足以証史傳訪池臺亭榭之舊事足以補志乘而獨惓惓于蘭槳桂棹之間繁舉而屑數之説者以為是騷人之結習學士之閑情也雖然太鴻之志則固有不盡于此者江南佳麗西湖實出廣陵平江之上至若高呂妖亂法雲山光諸寺為墟淮張割據虎坵亦遭城築獨西湖自開闢以來並無血濕鬼風之警畫舫笙歌不震不動是固浮家泛宅之徒所不能不視為福地者然而時值雍平人民豐樂相與徵歌選舞窮極勝情泛桃花者除不祥投練葉者觀競渡妖姬操櫓歌兒蕩楫唱河女和竹枝當斯時也鹿頭燕尾亦共忽忙而舟子聲價俱為雄長若其運會稍涉陵犯則治遊漸復闌散敗艘蕭寥聊備不時之需即有行吟之客憔悴來過落日荒江不覺減

色是以李文叔記洛陽名園以驗中州之盛衰而魏鶴山謂花竹和氣足徵民生安樂者其即太鴻之志也夫嗟予太鴻以揆天之才十載不上計車荷衣櫛笠流連于採尾之齋不繫之園而予歷碌風塵未有寧晷太鴻覩茲文也其能弗動勞人之念哉

宋詩紀事序

厲徵士樊榭以所著宋詩紀事百卷索予為序樊榭所見宋人集于朋輩中為最多而又求之詩話畫録山經地志説部雖其人無完作者亦收其片辭隻句以傳之蓋緝香之功十年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説者多有貶辭然一洗西崑之習者歐公而歐公未嘗不推服楊劉猶之推服王駱始知前輩之虛心也慶歷以後歐陽蘇三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荊公之工練並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澁放翁之輕圓石湖之精致四壁並開乃永嘉徐趙諸公以清虛便科之調行之見賞于水心則四靈派也而宋詩又一變嘉定以後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謝之徒相率為怠迺苦之音而

宋詩又一變蓋此三百五十年中更番閒出如晉楚
狎主齊盟風氣皆因予作者而遷而要莫能相掩也
然而詩之為道蓋性靈之所在不必謂大家之落筆
皆可傳也即景即物會心不遠脫口而出或成名句
則非言門戶者所能盡也樊榭之為是蓋意存乎收
羅廢墜故蒼萃惟恐有遺正以見詩之有得于風雅
之遺者旁搜遠取不必盡在大家而又得因其請以
傳其人使不與草木同朽則亦表章之功所寄也既
各為其人小傳使得知其姓氏里居爵位世系又采
前人詩話以附之其中有足以補史氏之闕者豈非
藝苑之津梁予而作者之心亦苦矣予于永樂大典
中見宋人集為世無者尚百數十家樊榭聞之大喜
亟貽書令予抄録以補其所不足予既諾之而左降
出都矣事或有待姑先以此行世也

王右丞詩箋序

吾友仁和趙君松谷來京出所箋右丞全集示予蒼
萃群書削去華葉有是哉其既博且精也人代日遠
衆言紛綸李嘉佑絕無白鷺黃鸝之句而或妄誣右
丞之踦襲向微晁子止辨之彼燕說之謬寧有窮耶
此猶其小者右丞以遺世之高致而見汙于尼命重

令遺議未已松谷為之一洗其沉屈其言平允足比于眉山之雪太白予謂此時天子入蜀東宮起朔方右丞不死殆亦思乘閒自脫向行在耳豈知托病不遂致遭維繫斯烈士之所以致戒于委蛇也雖然右丞風期高雅絕非塵世中人物吾故信其晚節之可原尚其人不如右丞而欲于生平波蕩之後藉口昔人山妖水怪反自訴其飛躍之不幸斯則論世者之所弗寬也得吾說而存之未必不與松谷之旨互相發也即以右丞之禪悅言之右松紫竹同屬唐人佞佛之習而右丞標格尤其所近若其弟夏卿為之移華子岡孟城坳之幽閑欲以施之廟宇可謂不善學者也是皆右丞生平之槩而說詩者所當知因松谷之索敘也為并及之

史雪汀注李長吉詩序

世傳荊公讀昌谷詩所譏雁門太守行語蔡寬夫詩說辨之以為此不知詩者之言必非荊公所有然未有以明證之者近偶憶臨川集古風集句送吳顯道一篇滕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荊公有取于此句則世所傳真頭老巾之附會耳予友史雪汀注昌谷詩屬予為序予書此簡講以附之卷末雍正癸

卯春正月望日

受宜堂集序

受宜堂者開府常公官山西時世宗顯宗帝以潛藩降眷五臺所賜奎墨也公之自叙詳矣及撫軍浙河遂以名其集公以文武憲邦之任顧吏事之餘不廢著作歲在己丑郵筒傳致詩古文詞下問于予予得讀而序之在昔歐陽究公之文章足以嗣孟荀侔遷固擬韓李矣顧究公平日每不談文章而談吏治今公揚歷三朝累持旄節勛名在江右在淮上在浙河東西説者以為公之專精者吏治也顧其于文章惓惓不置予嘗講求其故知二公之迹則異而道則同究公以文章著名當時戶外之屨不過求得其立言之法究公欲學者從事于有用之經濟而不徒汩沒于無益之詞華欲其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公以吏治起家若根柢薄劣亦自無暇更分心于儒苑乃公之經世務者皆本經術則其所以潤色鴻業孰非彝訓之旁流予夫咿唔呫嗶從事于雕蟲之技以鳴其抽青儷白之工者委巷下士之文也訏謨遠猷發為典冊奏容乎鐘呂之音者廟堂元老之文也國家值承平之會

必有大臣出而鼓吹休明以追卷阿天保之盛即以
兗公同時言之其三省二府諸耆父如韓魏公范文
正公文潞公蔡忠惠會公之徒莫非有德有言穆如清
風者蓋一代之元氣川嶽苞符于焉浣寄試讀公之
集淵源本于忠孝涵養底于和平函雅通古今其真
軍江右江右之荐紳先生如前大學士高安朱文清
公前侍郎臨川李公南昌萬翰林孺廬皆予三館
師友晨夕追隨每為予盛稱公之著作已而公入為
京卿幸從班行之末瞻望未采莫得一窺武庫之藏
而予以遠左降南歸公督漕淮上淮之寓公天門唐
翰林南軒亦為予言公之宏奬風流篤嗜問學迨移
鎮吾土予伏處旅廬不敢以閑放之身妄干諸憲府
而公之不棄芻蕘一若杜陵所云有客傳河尹逢人
問孔融者第媿予之弗克堪也爰再拜志于集端

湯侍郎集序

前吏部侍郎西厓湯公以諸名世者四十餘年其懷
清堂集生前未及編次身後門下士王君雪子收拾
之得二十卷而湯氏後人陵替遺書散佚并是集亦
為人所賺而有之前浙撫吏部侍郎崑圃黃公罷官

僑居吳中聞之悵惋為追理而得之復以歸諸湯氏
抄副本藏家而命予并首予聞侍郎為掌科出視河
南學政清苦無雙河南之士類至今猶交口頌其廉
及入為少宰回翔槐棘之間聲名反減于前說者謂
侍郎以二十年偉望深荷
聖祖眷睐諦觀晚節不無慙德又或者謂侍郎暮年
善病門舊子弟因其
宸眷之隆竊以自營其私嗚呼大臣之末路最為難
保一有踈虞百口莫雪雖欲為之鑒原終何辭于責
備此可以為君子歲寒之戒也雖然以

國朝之詩宿言之百年以來海內之所共輸心者莫
如新城若吾浙中之所共歛衽者莫如秀水二家之
外無或先于侍郎者此非一人之私言天下之公言
也善乎崑圃前輩之言曰侍郎勁名操履他年國史
自有定論吾輩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言欲謂非文苑
之渠詞人之傑諒不可得則聽其生平著述流落散
漫寧非後死之媿羊叔子自佳耳亦何與人事此乃
木強無情之言不可訓也時座客聞此言皆共為唏
噓於邑久之抑予又聞侍郎之引進後學而自有不
可及者歲在庚子里中屬君樊謝以計車北上侍郎

見其詩深賞之置酒殷勤因掃榻欲延之邸中樊榭為人孤僻次晨遽束裝不謝而歸說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賢樊榭之不因人熱嗚呼侍郎當日奔走幕者如雲小生下士或以不得梯接為恨一坏未乾宜庭可張雀羅盖有荷其卵翼之恩官至獨座而漠然視其子弟若路人者獨崑圃以騷雅之癖與雪子樊榭及予數人留連寤嘅空堂相對執卷啣嚼可為長嘆者也

春鳧集序

吾友錢塘符君藥林浙中詩人所稱七子者也其西湖紀事詩久行于世至是次其宦遊以後諸作題之曰春鳧小稿而問序于予昔東坡之論詩謂李杜以海涵地負之量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自此衰盖李杜之詩不可幾其神明魄力足以盡詩之變而不善學者襲之亦足以失詩之真自是而還昌黎東野玉川問仙昌谷以暨宋之東坡山谷誠齋東夫放翁其造詣之深淺成家之大小不一要皆李杜之別子也然而流弊所極叢篇長語或為粗厲噍殺之者或為率易曼衍之調弔詭險誕無所不至永嘉四靈欲以清圓流轉一種變易

風氣而力薄不足以勝之故予言詩自盛唐而後推
三家柳子厚不可尚矣次之則宛陵次之則南渡姜
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詣枝出于風塵之表而不失魏
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真風人之遺也乃
藥林之言詩則與予同其生平嗜好寢食于白石而
寧汪公之荐觀政戶部沈滯數年乃有監倉之任得
以庫糈所餘迎養兩尊人于京邸未期年而遽丁內
艱貧不能扶櫬以歸可謂窮矣而其詩之舂容駘蕩
超然自得絕不為境所束是豈可以近世詩人目之
與爰即書之以序其集

楊企山文集敘

同年楊編修企山不相見者七年癸亥之冬遇于江
都出其詩古文詞如干卷令予為之序向嘗與臨川
李文穆堂數詞苑掌故百年以來一門祖孫父子相
繼官翰詹坊局者天下之大不過十家江南則武進
楊氏最先次之溧陽史氏桐城張氏常熟蔣氏長洲
韓氏浙中則錢塘徐氏歸安嚴氏沈氏直隸則靜海
励氏近日江南又得長洲繆氏而其餘無有也楊氏

一門四世七人其登一甲者二人尤為希遘雖然今
世之詞苑以資地自雄由有明始也而詞苑文章之
誚亦由有明始洪永以後東里蒙泉西崖守谿匏巷
圭峯諸公賢有其文一本高曾之規矩過以此往漸
以就衰荊川大洲南沙不過數人其後詞苑之作幾
不復為通人所寓目濟園石簣思為中流之一壺而
才力不足以語乎古蒼霞黃離泰容大雅之音而根
柢稍淺鴻寶石齋以學行重而弗盡醇蒙叟力追八
家而累于排比詞苑文章之難有如此乃知浪負清
華之選者其已多也

聖朝鼓吹休明諸老先輩之以文鳴者盛矣予生也
晚所及見者似少儩焉望谿石源穆堂之次其以經
學史學發為文章農先學士其人也企山親禀學士
之教涵濡醞釀蓋已有年其不為世俗之文章所汩
沒而卓然有得于汲古者行且為詞苑吐奎婁之氣
而一洗浙楊皇華之恥使後世有如異岩李氏作詞
苑年表者不僅僅以累葉花磚參西清系胄之盛而
以克紹其家聲為難是則企山之資地也企山之作
其才宏肆其法謹嚴其氣息淡容而大雅由是而進之
陶鑄萬有貫穿一切吾未有以測其所至其是為諸

老先輩之替人無疑予初入京即荷學士過情之奬
得聆論文之緒十年拓落已見二毛顧瞻玉堂如在
天上企山其勿以吾言為妄然幸勿以充同直諸公
葫蒪之話也

祝豫堂詩集序

秀水祝君豫堂來京以所著録野莊詩索予為序諾
之兩年而未就乙卯秋豫堂試北闈甫遽為關東
之遊予問之曰何不少待豫堂曰吾之遊不過百五
十日倘得捷焉歸來正及春試之期不捷買棹南歸
可也達哉豫堂之言請即以之序其詩今館閣中言
詩者共推江右萬先生孺廬為第一嘗過予邸四顧
壁間獨長哦豫堂清明遊陶然亭詩以為沖融駿雅
有唐賢三昧集之遺則豫堂之詩之工固無待予
之贅辭然古今人工文字者類有籍乎山川之助以
昌其氣關東
國家王業所基而
列聖飛龍之地也遊邠岐者慨然于稼穡艱難為周
家粒我烝民之始過汧渭者穆然于車轔馬鐵為秦
人緩至尊而御六合之階則豫堂此行瞻仰長白山
弓劍之脉周遊于大都之壯麗婆娑三衛之故墟縱

觀秀岩旅順諸城而遥望夫鴨緑巨浸以想見
國家草昧經綸之畧作為詩歌以志其盛其小焉者
貂狼狐豹之産參杞之植瑰奇靈異百珍交錯皆中
土之所未見而詩人獨得之材也是豫堂之歸其詩
必有更進于此者目前之詩未足以窮其變矣予觀
今日之朋試于京者如豫堂之才不可多得吾固知
其必遇豫堂雖不及親豫鹿鳴之席其所得有多焉
者也豫堂行矣吾將貯滄淶之酒以待子新詩胠篋
當并約萬先生共讀之

鸎脰湖莊詩集序

國朝諸老詩伯阮亭以風調神韵擅場于北竹垞以
才藻魄力獨步于南同岑異苔屹然雙峙而愚所心
醉者莫如宛陵施侍講之詩宛陵至性深情化才藻
于何有而孤行一往無風調之可尋所謂酸鹹之外
別有領會說者以萊陽宋觀察同稱非其倫也在昔
都官手筆實使歐蘇諸巨子低頭下拜豈氣所鍾世有之
與邇來海内之言詩者不為齊風即為浙調兼兩專
車如相契約而宛陵一唱三歎之音度閣已久予雖
大聲言之而世人莫之聽也中吳王君梅洪獨深以
予言為然梅洪之詩其取材也精其就律也細清和

温潤匠心獨運蓋兼擷前人之長而別有閒情逸氣
出于行墨之表未嘗屑屑觀樓之迹震川所謂得西
子之神而不徒以其顰者也其為人如其詩清談潔
供蕭然絕俗所至焚香烹茗擁卷長吟五月而披羊
裘三冬而衣兔褐梅泞不以介意猶且修飾書藏檢
點研席長箋短札一簽題俱不苟偶有傖父唐突其
間則蹙然如涴然而鳳洎鸞飄漫漶懷中之刺束華
集而心契焉去年再相見于日下偶及宛陵之論亟
以予言為然然不覺促膝相近相賞同調而又轉嘆
昔歌之嗜無怪其為時所外也梅洪屬予為序屢矣
往苒緇塵未及裁答秋風仗雨況味蕭寥信筆書此
聊以申平日樽酒細論之旨云耳

迎

鑾新曲題詞

予攷尚書大傳亷得重華省方羲伯和伯而下各以八方
之舞進曰舞則歌在其中矣夫省方進樂蓋以美盛
德之形容其義主乎頌而八方各以其土之所出則
其義又兼乎風斯六義之所以交資也後世之樂未

足以語于古然讀漢志則巴渝淮楚之聲俱登于史而唐人盛稱魯山于蔦于之音時世雖殊其義一也元人始走而為曲要亦樂之以時而變者天子建中和之極躬身奉聖母南巡至吾浙浙東西老幼士女歡聲夾道吾友杭人厲君樊榭吳君歐亭各為迎鑾新樂府其辭典以則其音嘽咺清越以長而二家材力悉敵宮商互叶鐘呂相宣非世俗之樂府所可倫也大吏令歌者奏之天子之前侑晨羞焉明之康王諸子不過以其長鳴于草野之閒而二君之作上徹九重之聽山則南鎮助其高水則西江流其清是之謂夏聲也夫夏為之弁其首鮚埼亭長全祖望

梁太公紀恩詩序

歲在辛未天子奉太后省方吳越詔曰朕令南幸正當慈寧萬壽行見衢歌巷舞乃朕以天下養之日也於是吾友梁少師鄉林以扈從出惟莫之春十有八日為其太公縠父先生八十生辰陳情乞假為壽

天子許之先是鄉林在計部時先生方七十
恩詔特賜之官誥又賜以五言近體一首又賜以傳
經介祉四大字鄉林之兄詖林以庶常侍養家居特
免其散館授編修不十年而鄉林晉太宰長六官遂
入中書參大政任一子為尚書員外郎僉直燕聞
之封踰年　屬車將至浙境先生迎
駕于吳江　召見於行幄令二子扶掖上
天子停舟致問已而　賜幣賜餐餌又賜以七言近體一
殿歎其多福賜貂裘福四大字先生退而偕浙東西士大
夫為
太后祝釐于淨慈寺
天子賜燕于湖上瀕行又賜鄉林台階愛日四大字
又賜以白金三百兩先生送　駕于吳江適以初度
之日歸則浙東西士大夫踵門上慶填塞衢巷相與
額手嗟歎以為先生視履之祥足以上邀天祐篤其
蔭于嗣子至使桑榆晚景時縈注
九重之寤寐亦會逢考治之隆廣錫類之仁于不匱
故殊恩及于大臣尤渥而鄉林顯揚之顧破格踰分

所以仰酬夫
高厚者亦遂竭滄海不足量其深君臣父子之際會
未有盛于斯者也且夫于公能高駟馬之門而不及
見西平之貴魏公能大三槐之庇而不及逮侍郎之
存寵光雖茂猶有憾焉以視先生之親承
天語入朝不趨手奉　奎綸春容樂豈其相去為何
如也先生神明正永花晨月夕猶能與吾輩賦詩于
六橋三竺之間後詳吟卷里社兒童歌之設林與其
少弟循陵陂左右之則兄事三老弟畜五更而雄
長子者香山睢州諸耆宿天之呵護之者未有艾也先生乃

裒其紀恩之詩而全予序之

館中贈史侍郎歸里詩序

同里禮部侍郎史先生慎齋以雍正十有二年三月
致仕南下先生之在九列尚稱茂齒頗以足疾乞休
天子優詔許之蓋自數十年來大臣未及懸車之格
得邀
恩命者首推先生一人于是同館作為歌詩以榮之
而命祖望為之序予嘗謂自科舉之制行而求世禄
如六朝門第之盛已不可得若世禄而并世其知止
知足之節此雖古人未之或見者史氏自南宋以來

甲第為吾鄉第一所稱史鄭樓豐者也近者三家孫子式微已甚而史氏科名不絕于籍槐棘之閒世有令人枌榆社里不媿喬木系家其尤異者先生世父立菴先生以順治乙未大魁天下由翰林歷講讀叅東閣晉秩禮部侍郎致仕乃甲子甫周而先生亦以名進士選館九遷亦至禮部亦未及年而乞休前先後輝若合符節青門餞別乃昔日侍杖履以隨行之地山陰道士香火依然後世有奔洲其人紀一朝之盛事以當外史嘉話可不謂吾鄉之寵哉予又嘗攷史氏先世自開府儀同三司忠宣公華直閣獨善先生朝奉大夫鴻禧君並當家門極盛之時遺榮投者一時大儒晦翁慈湖攻媿西山諸公交口稱慕至今滄洲碧趾之閒清風如在其亦家傳撫楷至今猶有存者耶是則區區世祿與夫偶然履歷之符又不足為先生道也若以吾鄉言之數年之中耆老落落如晨星先生之歸靈光巋然絲綸著作之手後輩資之以有矜式又不可謂非子弟之幸也至若先生以槐棘重臣歷歷有歲而未竟其用九重賢達之惜其興魏闕之思有相資而愈永者不必予之縷縷而陳矣

沈徵士彤南歸

予索考明十三朝舊事得世廟時太常吳江沈公及
其胄孫光禄公在神廟時封事知其家世為建言名
臣已而考索桑海遺聞又知君晦君牧兩先生殉節
之詳益慨然願見其子孫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澂
齋為予言沈君彤者明經修行之士也將來見子翌
日君至詢之即太常裔孫叩其所學則實能貫穿古
今經術而折衷之文筆亦雅潔不類吳下詞章之士
因是得知君之尊公真幄先生自年三十後即謝制
舉業閉關讀書不求知于當世課其子以古學蓋今

年八十矣而手未嘗釋書嗟乎昔歐蘇兩文忠公之
稱劉道原必溯其厓廬先生之美蓋弟子之圭臬有
自来也太常諸公之明德其益遠矣君之来也
國家方有事于大科內閣學士嘉興吳公以君荐于
頗以君文章矜慎不苟落筆幾幾有含豪腐穎之風
或不宜于
臨軒急就之試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分不及成詩而
出士之得遇與否固各有命存乎其間其可傳與否
則又不係是也今君以明發之懷欲歸為真崖先生
稱觴東修所入足以當三簋力耕所餘足以充南陵

之蘭穆然不媿為清門之後固足以浮一大瓠者與況夫杖履歸然神明如故君以其新知之培養者遊而質之當更有得也君之行贈予以先生家集而索一言以為贈余因書此以貽之

送沈萩林之蔚州引

吾友仁和詩人沈君萩林其骨相曜曜負清氣嗜讀書家所藏宋元諸槧最富萩林沉酣其中而見之于文詞者詩為多當康熙中葉鹽官查氏之詩連袂成帷棹鞅館閣其氣力呼吸足以鼓動一時後進萩林之尊公文昌君為聲山詹事愛壻遂徙宅焉萩林入奉庭誥出與查田查浦諸舅氏遊凡其門牆閒高第或有不能盡窺之奥萩林無不傾筐倒庋而得之小生曲學爭求梯接猶恐不得自前蓋一時膏晷之資地然也詹事下世文昌牽絲作令查因諸老既已相繼歸里而風波驟起門戶蕩析文昌亦橫遭吏議萩林崎嶇患難者數年驚魂雖定而家已中落藏書星散再入京師追遡風流故態不可復得枯菀之殊令人不能不感慨以之然吾讀萩林之詩蓽容閑淡初無哀怨之音其于友朋文好之誼尤致意焉萩林真不媿為詩人者也歲在丙辰萩林父喪服闋貧不

能自支入京試北闈又不售將為蔚州之游而索一言于予以自廣嗟乎萩林能以詩嗣其舅氏得如山谷之有師川諸子雖以此没世可也又遑恤乎其窮

九日行菴文燕圖序

揚州為江北大都會居民連甍接榻笙歌輿從竟日喧聚其于清敏雅集蓋罕矣城北天寧寺為晉謝公駐節時所遊息其中有行菴吾友馬君嶰谷半查兄弟之小築也地不逾五畝而老樹古藤森蔚相望皆千百年物間以修竹春鳥秋蟲更唱迭和曲廊高榭百步即黃塵濁流極目令人作惡一至此間蕭然有山林之思乾隆八年九日嶰谷兄弟招集同社一十四人祀陶公出所藏仇實父白描像懸于閣上各賦一詩手方留滯西泠未得豫也又踰旬而予至諸君方擬繪圖記之嶰谷曰此中不可無君乃以辰日更舉令予得陪卷軸之末而洪君曲谿兩度皆以病失約然故吟社中人也亦補入焉予太息謂嶰谷曰謝公之風流千古如在然公游息于斯也則與東山實從之樂稍不同矣公之為是行也蓋以符氏之亂思北定中原也而其時公已困于讒口不自安于朝雖在河朔極有可乘之會而神明內索徘徊不能自前

老師左次卒無尺寸之功坐失事機吾每遇名伯之
埭弔法雲之荒祠未嘗不喟然三歎以為明德之衰
也至若九日嘉名陶公高格固在羲皇懷葛之間然
而讀其止酒之詩蒼梧漢水之感則黃花白酒蓋亦
不得已而寄焉情者也令吾輩生逢太平之世書湮
墨癖是處留連宵次中了無一事為江湖之幸民論
人雖甚媿論其時與地則不可不私相慶也諸君曰
善圖之詳已見于厲君樊榭記中一十四人者胡都
御史復齋唐翰林南軒皆楚產厲徵君樊榭陳隱君
竹町與予皆浙產王徵君梅沂則吳產餘皆居于揚
者予之許叙斯圖也三年于茲今夏重披圖捉筆而
南軒已化為異物矣為之惘惘

公車徵士録題詞

科舉簿目有出自官者有出自私者東觀奏記鄭瀚
知舉宣宗索科名記瀚屬祠部員外郎趙璘采訪進
士及諸科登名者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
年勅付翰林并著為例以後逐年編次唐志又有崔
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氏科第録十六卷李氏登科
記二卷以記于樂史蔡元翰洪适所輯此皆廟堂所
以備科名故事者即今禮部春試直省秋試所有進

呈試録是也館閣書目又有諱行録一卷以四聲編登
科進士起興元元年至大中七年宋敏求續之是後
同年小録同歲名諸書相繼不替則在下者所輯以
志一時同岑之盛即今春秋二試所有齒録是也蓋
考其所自始則漢時已有之孔叢子孔季彦曰今之
上計追紀先君下録子弟同盟綈素是非簿目之祖
予詞科之在唐宋拔牒請試先獻所業於典未為甚
隆
國朝則出自大臣之荐剡而以鸞書致之月給農部
之金以需試期是漢人公車門待士之制也予作詞
科掇言於己未百八十六徵士已仿高允徵士頌之
例詳為書之其接令科則尚未能遽成書也乃先取
同荐諸公姓氏里居世系合為一録考漢晁家令唐
張文獻對策皆先序其舉主故于是録亦以舉主先
之夫公車之辟出于尋常科舉之上則是録固非卷
秋科目二簿之比而要其所以為公車重以無負夫
對者當何如與

中華古籍保護